

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第一。徵爲少府。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共張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奏罷不時非法諸供養食物。歲省費數十萬。元始中。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信臣。應詔。歲時二千石。率官屬奉祠焉。蓋一時吏治以寬厚弘恕。農田教化爲先務。如此。古治象存焉。它諸明果豪敢吏。張敞。趙廣漢。尹翁歸之倫。亦各斤斤以所能效官云。

○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以禮。武帝末。郡國盜賊並起。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

逐捕盜。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請與見。不疑盛服博帶。詣門謁。儀觀偉甚。勝之躡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宜施行。至昏夜乃去。及還。表薦之。召拜青州刺史。昭帝時。齊王孫劉澤結豪傑謀反。欲先殺刺史。不疑先發覺。收捕伏辜。擢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其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二千石雜

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至者莫敢發。京兆尹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亾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帝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於朝廷。在位者皆以爲莫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其姦詐。大將軍欲妻以女。辭。久之。以病免。終于家。後趙廣漢爲京兆。常言我禁姦止邪。獨行於吏民。細耳。朝廷事。何敢望不疑。蓋厭服如此。

廣漢。涿郡蠡谷人。爲人彊力。精吏職。尹京兆。守潁川。

誅鋤強暴豪俠爲姦利者。中貴人豪家爲請。終不聽。尉薦下吏。殷勤甚備。推功善歸之下。吏人樂爲用。僮仆無所避。或負者。案之罪立具。立伏辜。尤善爲鈞距。以得事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而馬貴賤之賈可知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宅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畢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中。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已使吏捕治具。服。富人爲郎者。二盜方劫持之。有頃。廣漢將吏至。立庭上。使長丞叩戶。曰。京兆尹謝兩鄉。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善相遇。幸逢赦。或脫。二人驚愕。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謝曰。幸全活。郎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行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至。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問我。何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發奸擿伏。類如神也。先是長安游徼獄吏。秩微薄。自輕。易犯法。自廣漢奏請。秩百石。後差皆自重。不敢枉法矣。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漢興來。治京兆者。莫

能及也。頗好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見事風生。無所迴避。坐摧辱丞相。賊殺不辜。擅斥除騎士。論要斬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言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然竟誅。尹翁歸。河東平陽人。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與翁歸語。竟日。託其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之。定國與翁歸語。竟日。不敢以邑子見。既去。謂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黷吏豪民。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聽其政。有急召。則緩之。及問小解。輒披籍收取。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其有所取也。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即豪猾莫能以勢力變詐自解。脫以一警百。吏民恐懼。皆改行自新。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惡吏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盜賊發。翁歸輒召縣長吏。曉告以姦點主名。教使推迹。盜所過。抵常如翁歸言。緩於小弱。急於豪彊。有論罪。輸作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鉄自剄。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清潔自守。語不及私。又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數歲卒。家無餘財。制

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得右。不異親。踈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旱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初以太僕丞。諫昌邑王。動作為不法。顯名為豫州刺史。徵大中大夫。以忤大將軍。出為山陽太守。犬將軍薨。霍氏事有端。白請羣臣引義。請損霍氏權。毋明詔自親。已上。故昌邑王起居狀。皆遠慮具。帝紀中。久之。渤海膠東歲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敞上書。久處閒郡。身逸樂。惟明詔之所處。願盡死。徵拜膠東相。賜黃金而遣。敞自請治劇郡。非賞罰不効。吏追捕其功。効者願得比三輔。尤異。至膠東。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盜。賊解散。國中遂平。徵守京兆尹。自趙廣漢。漢誅後。比更守。尹皆不稱。長安市多偷兒。百賈若之。帝問敞。敞以為可禁。求問長安父老。具知偷盜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問里以為長者。敞召見。把其宿負。責問之。許黃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飲且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間門。闔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盡法之。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敞

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畧循趙廣漢之迹方略
 耳日不如廣漢然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表賢顯善不
 醇用誅罰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京兆典京師長安
 事浩穰於三輔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及為真久者不
 過二三年近者數月輒毀傷失名去唯廣漢及敞為久
 任也初黃霸以潁川守徵入京兆尹不稱罷歸潁川召
 用敞敞居位九年而罷已徵入為丞相敞終不遷數以
 事傾丞相會光祿勳揚惲坐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
 處位他被劾皆免而敞奏獨留中敞使賊捕掾絮舜有
 案驗舜以敞當免不肯為竟事私歸家人或諫舜舜曰
 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
 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窮晝夜驗治時冬月未盡裁數
 日竟致其死事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
 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
 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詣使者言狀使者奏敞賊
 殺不辜當重辟天子惜其能欲令得自便即先下敞前
 坐楊惲不處位奏免之敞詣闕上印綬從闕下亡命去
 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莫
 能得天子思敞功効使使者即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
 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敞獨笑曰吾亡命為民郡吏當

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亭
 上書曰臣前幸得備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
 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
 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
 竊以舜無狀枉法誅之臣敞即坐賊無辜伏法死無所
 恨天子引見拜冀州刺史既到部以耳目發起賊主名
 立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族宗室調陰為盜囊
 索吏逐捕窮窘走王宮敞迹知則自將吏車數百兩圍
 王宮索得之殿屋重棘中立斷頭縣王宮門外因劾王
 帝崩待詔鄭朋薦敞輔太子元帝問前將軍望之望之
 曰敞能吏任治煩亂然材輕非大受器不用用為左馮
 翊會病卒而敞所誅殺太原吏怨敞隨喪至杜陵刺殺
 其中子璜蓋寬饒魏郡人為司馬出殿門斷其禪衣
 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為士伍裝行士卒廬舍視
 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身撫循臨問加醫藥歲盡卒當代
 天子臨饗罷遣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更一年報
 寬饒厚德宣帝嘉之擢司隸校尉刺舉無迴撓平恩侯
 許伯治第成丞相御史將軍二千石皆往賀寬饒不行
 許伯請之乃往許伯於西階上東鄉特設坐自酌之曰

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魏丞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為得久。君侯不可不戒。因起趨出。劾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大不敬。帝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乃得解。寬饒剛直守高，志在奉公，身為司隸，子常步行北戍邊，公廉如此。時帝方用刑法為理，信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言：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觸帝所諱，惡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序，功成者去，語無章。帝怒，下其書廷議，議以為寬饒指求禮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怒傷之。上書頌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太辟。臣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敢盡其愚。帝不聽，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初，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倨高。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



君以司察之位，擅奉使之權矣。宜夙夜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諱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也。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而君不惟遠氏之高蹤，慕子胥之末行，用不皆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撓，曲而不誑，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唯裁省覽，寬饒不能用，以及於禍。上宣帝時，循吏能吏。成哀平之世，天子昏德，王氏憑勢，劉光祿、王京兆、輸猥猥之忠，丁傳、董賢之寵，師太傅、王丞相、鮑孫二司隸，以其身格焉。於是廷臣多憤激，攄憂君之忠。其在郡國，循良時有，而豪敢吏視前時愈疾力，取尤效矣。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溫雅有醞籍，拜御史大夫，以諫爭守官。元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獵，廣德諫曰：今關東困極

國史綱目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人民流離而陛下日撞亾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竊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反宮思與百姓同其憂樂。帝即日還宮。其秋耐祭宗廟。帝出便門欲御船。廣德當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帝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徙朱雲。字游魯人徙平陵。少通輕俠。後受易論語。好倜儻大節。成帝時。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尊重而頗阿王氏。雲為槐里令。中廢。乃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

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益於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以狂直著名。使其言是不可誅也。其言非。固當容之。叩頭流血。帝意解。得謝罷。後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輯之以旌直臣。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哀帝時。為諫大夫。上書言。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

人牽所私以充塞朝廷。濁亂天下。日蝕且十。彗星四起。此陛下所親見而既嘗憤悒非之矣。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朝廷亾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石磊之臣。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而陛下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欲與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民有七亾。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亾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亾也。貪吏竝公受取不已。三亾也。豪彊大姓。蠶食亾厭。四亾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亾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晉灼曰。師古曰。言遮。古列字。列追捕也。六亾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亾也。七亾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寬

陷亾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亾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夫天下。乃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故養元元。當視之如一。合鴈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空穿。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可為酸鼻。陛下不救。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逆天意乎。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眾。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而急徵故大司馬傅喜。

國史一編 卷之二十一
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者也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亾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臣誠迫大義官諫諍爲職不敢不竭愚帝不聽然以其名儒優容之已又疏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萬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矣今又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不欲毀敗器物况日虧乎陛下深內自

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發覺寵躬過惡衆庶翕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宜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而民有怨望未塞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心耶厚之如此適以害之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宇內之所仇未有能久安者也夫高門去省戶數十步出入二年求見未省欲使海瀕及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刺之間竭翬翬之思退入三泉死亾所恨

拜司隸。會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使吏鉤止。没入其車馬。坐摧辱宰相。下御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以距閉使者。劾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餘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帝竟抵宣罪。後死王莽之禍。梅福字子真

壽春人。成帝時以南昌尉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而制作儀品。夫叔孫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自行陳。而為上將。

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之。以共儉。天下治平。由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計。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蜀

郡是也。及山陽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
隨和。而亾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
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夫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
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齊桓之時。有以
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士也。四海之廣。士民之衆。
能言之類至多也。然其雋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
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今陛
下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鵠遭害。則仁鳥增逝。
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
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天下以言爲諱。羣臣承順。上指莫

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厚。敢面引廷爭。孝元皇
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
惡止其身。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其家。折直士之節。
結諫臣之舌。羣臣不敢爭。天下以爲戒。最國家之大患
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亾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
意亾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
踈踐。深者不隱。遠者不塞。則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
可追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
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
三倍春秋。水災亾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

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親親之道。全之為右，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是以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自是福家居，常以讀書養性為事。王莽顛政，一朝棄妻子去，人傳以為仙。後有見之會稽，變姓名為吳門市卒云。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後也。平帝時，王莽專政，隔絕帝外家，不令通。剛以賢良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今聖主幼少，始免襁

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夫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接媼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社稷也。今馮衡無罪，又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也。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抑悒，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陛下宜遂明聖之德，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授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上安社稷，下

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防未然之符。莽以爲違經僻說。罷歸田。莽篡位。剛避地河西。轉入蜀二十餘年。及世祖載創。隗囂欲據隴右背漢。剛說之曰。愚觀本朝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此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宜推誠奉順。應天酬人。爲國立功。可以末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同其吉凶。匹夫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者哉。而將軍何疑焉。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願反覆愚老之

言。建武七年。詔徵剛入朝。剛復與囂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雖有明聖之資。猶屈已從衆。故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亾。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廟廊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反覆。發兵懷憂。騷動。夫天之所祐者順。人之所助者信。不信不順。令人受塗地之禍。毀終身之德。亂君臣之節。傷父子之恩。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囂不納。剛至。拜侍御史。遷尚書令。以數切諫失官。卒。

爭臣

薛宣

字贛君

東海郟人也。以大司農屬。察廉。補不其丞。琅

邪太守趙貢。說其能。從宣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遷樂浪都尉丞。舉茂才爲宛句令。大將軍鳳薦爲長安令。補御史中丞。成帝初。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有未洽也。臣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才不量力。轉相迫促。流及衆庶。是故鄉黨闕嘉賓之懽。九族忘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

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諺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飭。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帝嘉納之。出爲陳留太守。遷守左馮翊。高陵令陽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接待甚備。已具得其罪臧。宣察湛有改節相敬之效。迺手牒書。條其姦臧。封與之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千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

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心卽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去終無怨言而櫟陽令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輳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孝者用功次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

舉茂材遷宣卽奏賞與恭換縣而兩縣皆治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老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得郡中吏民罪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刑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池陽令舉掾王立廉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以讓縣縣案驗乃其妻獨受繫者錢掾實不知掾慙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贓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誠廉節士甚可憫惜以府決曹掾書立柩顯

其魂以日至休吏。賊曹椽張扶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樂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矣。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椽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殺請鄰里。一咲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之。宣往密靜有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遷少府。谷永疏曰。竊見少府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

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云。宣之舉。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之。 遷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累除趙貢兩子為史。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史固以為器誠有極云。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宣帝時舉賢

良方正為諫大夫。遷楊州刺史。所部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不服則致法。抵罪。或至死。自餘賢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每行部。必先即學宮。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延見二千石。以為常州中清平。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治不法

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有所舉刺。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廉得其罪。欲案之。聖懼自免。後爲博士。盛毀武于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自是聖大慙服。每武奏事至京。未嘗不造門謁謝也。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武奏事在邸。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兄子。意屬之。顯以謂武。武曰。刺史古方伯。上所委任。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顯。

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錫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已遷御史大夫。改大司空。封汜鄉侯。武爲人。仁厚好士。樂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驗。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常見思。及爲相。功名略比薛宣。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遣吏迎後母。就養。吏以道路有盜賊。迎不至。以事親不篤。見策免。諫大夫鮑宣數稱寃之。後五歲。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徵爲前將軍。詔舉太常。新都侯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應。哀帝崩。詔

舉大司馬。舉朝皆舉莽。武與左將軍公孫祿謀以爲往。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當選立親賢。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獨持權。便於是武祿互相舉。而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司。奏武祿相稱舉。自爲黨。皆免就國。後莽陰除不附已者。武見誣自殺。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習詩禮。筭歷極師法。稱通儒。性寬仁恭儉。恬澹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皆愛慕忻忻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其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心

知其謬。默辭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馬。乃詣府送馬。叩頭謝。性不爭如此。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救民矣。凡人之生。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

耶。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所廢置。吏民共咲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府太守不信。自出按行。見之服焉。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拜太傅。封褒德侯。卒。賜棺槨冢地。素服臨葬焉。上循吏

王尊。涿郡高陽人。為號令。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詭答我尊。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條。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於是坐廷上。取不孝子。縣檄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帝行幸雍。過號。供張。號以高第。權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職。為民父母。所疆扶弱。宜廣恩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慎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救掾功曹各底厲。助太守。為治。具不中用。趣自道。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不可以致千里。關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貴。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事。輔繫數日。盡得其狡猾。不道。臧百萬。斃之。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坐殘賊免。遷益州刺史。先刺史王吉。行部至邛。嶰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尊行。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也。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遷東平王相。王至親驕。不法。傳相數連。

坐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父不出即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先是王數以私出入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敕廐長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言相教不得王太后奏尊倨傲不臣坐免為庶人父之權司隸校尉糾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坐詆欺赦前事塗汗宰相左遷高陵令以病免會南山羣盜起歲餘吏不能禽制召守京輔都尉旬月間盜賊清守京兆尹三歲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免湖三老公乘與上書訟之曰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為警步兵校尉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浸強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受金爵重賞詔關內侯京兆尹事尊節盡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通邪結黨并兼役使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計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

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潛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議不憚將相誅惡不辟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一旦無辜制于仇人之手傷于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誅死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殘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復以尊為徐州刺史何並平輿人為長陵令道不拾遺侍中王林卿以印城太后外家通輕俠貴傾京師坐法免歸長陵上家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謁林卿曰家間

單外若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婿埋冢舍
 並其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不發舉欲無令留界
 中而已且遣吏奉謁傳趣之行林卿慚其賓客去至涇
 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劍剝其建鼓並聞之從吏兵自
 逐林卿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代
 乘車自從童騎變服走間徑亡去暮追及收縛冠奴奴
 曰我非侍中乃侍中奴耳並心知已失林卿乃曰王君
 困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判鼓置都亭
 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
 林卿因亡命衆庶譁以為實太后聞之涕泣為言哀帝
 哀帝問狀善之遷潁川太守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
 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椽賊累千金並出守過辭鍾
 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並曰罪在弟身與天子法耳不
 在守也元懼馳遣人呼弟亟入關陽翟輕俠趙季李欵
 以氣力漁食間里持吏短長縱橫郡中聞並至皆亡去
 並下車求勇力曉文法吏治三人獄曰武吏往捕三人
 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
 入函谷關無令汚民間不入關乃收趙李桀惡雖遠去
 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與
 趙李皆縣頭及獄要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賴



川並性廉清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書
 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夕死法雖當得博勿受葬為小
 椁宜容下棺恢如命王莽擢恢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
 為郎。朱博杜陵人少俠俠好交以長安令最遷冀州
 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曰請
 且留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博告外趨駕白駕辦博
 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
 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
 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究及言盜賊訟事各
 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流吏
 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則老從事
 教民聚會欲以觀試博博殺此吏州郡畏懼遷琅琊太
 守常令屬縣各用其豪傑為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
 及宅非常博輒移書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
 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彊懾服姑幕縣有羣輩入入
 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
 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郎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
 丞掾謂府當與之耶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
 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邀王卿
 約史七編 卷之二十二 五十二

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
餘日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効微到齊代
類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籌網
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時縱貸長陵大姓尚方禁
少將嘗盜人妻見所創著其類府功曹受賂白除禁罰
守尉博聞之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癩博辟左右問
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伏狀博笑曰丈夫固
時有是馮翊欲洒卿耻杖杖用卿卿能自效不禁且喜
且懼對曰必死博因赦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
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
功効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
等事與筆札使各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
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跪姦滅大小不敢隱博
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
遣出受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大
司農博本武吏所至馳騫進取不師道德文學儒吏時
有奏記稱說博見謂曰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從事耳
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
說之其折逆人如此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啟

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椀夜寢早起妻希見
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常
滿哀帝時爲丞相傳太后怨大司馬喜不附已使孔卿
疾宴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
何武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
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非當得爵士請免爲庶人帝疑
博承太后指召御史大夫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詔左
將軍彭宣與中朝官雜問宣等劾博就左道虧損上恩
以結信貴戚肯君卿臣傾亂政治玄在義附
從大不敬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以父建任爲郎武帝時漢連伐
匈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盡歸漢使路充國
等云爲欲降帝遣中郎將武持節送匈奴使留漢者還
國荅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斥
候士百餘人與俱武既至而單于顧益驕非漢所及意

也。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常在漢時與副使勝善。私候勝。聞漢怨衛律。欲爲漢伏弩射殺之。勝以貨物與常相結要。事覺。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常引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盡殺漢使。不則皆降之。使衛律召武受辭。武慨然叩天歎。謂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欲殊。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救之。醫鑿地爲坎。置煍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氣。絕半日。乃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必欲劫之降。以快心。使使曉武。旦會論虞常。武至。律劔斬虞常。已而曰。漢使

張勝實與謀。當死。降者赦。舉劔前擊之。勝請降。已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律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我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奮起罵曰。汝爲人臣子。畔主背恩。爲降虜於蠻夷。何用見汝爲。且單于信汝以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關兩主使隙。觀禍敗。南越殺漢使。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

知我不降。明欲令兩主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乃入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氊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積五六年。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侍中。相善也。武使匈奴之明年。陵降。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子卿。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所

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械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行。河東祠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東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亾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國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亾功

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心誠甘之。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君勿復言。陵與武縱飲數日。且別。執手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武自分死久矣。君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罪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以妻單于女。使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云帝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

等。匈奴詭言已死。後漢使至。常惠賂守者。夜得潛見之。自陳。因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喜。如惠語。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有之。許遣武等歸。於是李陵置酒詣武。賀曰。今足下還歸。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爲令漢且贖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因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

百史一系 卷之二十一 才三
功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誰歸。歌竟。武和歌。相與泣數行下。單于召武官屬咸會。爲餞宴。而遣前已降。及物故。隨武還國者九人。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以一太牢謁武帝園廟。報反命。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元坐與謀。死。而武素善桀。弘羊。又嘗爲燕王旦所訟。廷尉奏請逮武。大將軍爲寢其奏。免官。昭帝崩。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不可

棄也。帝立召武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武旣老。而子前坐誅。帝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發匈奴時。胡婦適產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通國至。以爲郎。年八十餘卒。

○龔勝。楚人也。字君賓。與國人舍君倩友善。並著名節。傳經。世謂之楚兩龔。舍不仕。而勝爲郡吏。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補宿衛。哀帝自爲定陶王時。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詔並徵勝曰。竊見國家徵巫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帝曰。大夫乘私

車來耶。對曰：唯唯。有詔爲駕。寧壽稱疾不至。舍嘉至皆爲諫大夫。勝數爲帝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以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先以儉約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言董賢寵太盛，亂制逆上，指議丞相嘉薦，故廷尉梁相等過微薄，不應迷國不道法。復坐與博士夏侯常爭言見劾，乞骸骨，出守渤海。謝病不任官，自免歸。帝以其名高，復徵爲光祿大夫。王莽秉政，勝與中大夫邴漢俱得謝。策詔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示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子大夫平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

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除爲郎。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於是勝舍皆歸老，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兩龔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居攝中，卒。莽旣篡國，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卽迎勝，拜太子師友，祭酒。使者與郡縣長吏三老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莽命，久立門外。欲令勝起迎，勝稱篤不起，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制作未定，待君爲政，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

國史補 卷之二十一
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莽許之。使者爲勝兩子。及門人暉高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爲子孫大業。暉等白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救以棺。斂喪事。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乃歿。時年七十九矣。世祖卽位。褒表其子孫。至大官。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遜。齊薛方。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遂兩唐皆仕莽。貴重。毀節。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

下有巢田。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也。除麋郭欽。爲南郡守。杜陵蔣詡。爲兗州刺史。莽居攝。皆以病自免。歸卧不出戶。卒於家。尚書沛國陳咸。見何武鮑宣歿。歎曰。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莽篡位。召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皆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歛其家律。令文書。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去官。不仕。莽云。李業。梓潼人。少有志操。以明經爲郎。王莽居攝。以病去。莽太守劉威。請爲酒士。終不起。遂絕匿名迹。

公孫述僭號。徵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使迫劫之。曰。業卽起。吾官之。公侯不起。賜之藥。使者譬旨曰。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君奈何以區區之身。試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以高位重祿相誘爲。使者見業終不屈。謂之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內斷久矣。何妻子爲。遂飲藥。歿。述聞業歿。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弔祠賻贈焉。業子翬。辭不受。逃去。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

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歿亦奚恨。遂受藥。且飲。玄子瑛泣血叩頭。願奉家錢千萬。贖父歿。太守爲請。述許之。玄乃遂隱。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皓曰。速裝。妻子可全。皓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遂自刎。以首付使者。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對使者伏劍而歿。捷爲費貽。不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辭徵命。世祖旣平蜀。遣使弔祠賻贈焉。獨費貽在。仕至合浦太守。

史論曰。守歿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諛。薛方近之。郭欽

正史一編
卷之二十一
蔣詡好遁不污。絕紀唐矣。忠節

五十一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一

盱郡鄧元錫墓

東漢臣列傳

大臣 名將

貞臣 循吏

良臣 忠節

爭臣 獨行

世祖中興業同載勦而新莽餘分閏位之日淺先漢尊經篤行之遺風習茂焉又更亂而節著人務於束脩當是時武功佐命之臣並著文德鄧元侯以弼謨啓帝業而內行淳備馮陽夏功若丘山而不伐恂恂焉祭征虜於漁陽隴坻稱尤功而詩書禮樂乎忱敦而悅之迹雲臺龍驤虎虓諸勲臣其所由於漢初守椎魯公卿遠矣及天下既定天子投戈歸馬垂精於道藝褒表名德敦

尚風教公府之選類多仁愿博碩之賢尚書樞密斟調於其內諫議舉刺顯爭於其外用能俊乂並列施及于明章豈非盛哉然自建武來天子懲莽獨任竊國之禍已泰深痛政傷明察頗以吏事課責三公而相不復有謨後稍下衰貴戚擅恣闕豎橫放公府權輕一不能有禁禦蓋其執也然袁任隗正色於竇氏楊公震秉義於耿闔梁氏作難李杜固抗其節大闕逆用陳太傅蕃殉焉他諸蓋臣盡慮蹇蹇無已貞士犯難前踏後奮蓋至于扳蕩之極而格夫清議猶能使大姦巨慝逖遁却顧而九鼎以一絲繫也雖其智沉勇深匡亂世反之正視

先漢少遜而東京名節矜然於百代獨光矣諸公卿功在君國關天下興亡故者具帝紀茲采其名行卓犖者著于篇

伏湛字惠公琅琊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少傳家學性孝友歷王莽更始時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上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學不廢謂妻子曰禮一穀不登國君為撤膳今民並饑柰何當獨飽乎乃共食粗糲悉奉祿賑贍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有氣力者為湛謀以平原地廣足觀變舉事湛立新以狗於是吏民信向郡中安輯世祖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才

任輔相。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典國舊制。多陳白奏行之。大司徒禹西征。拜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常留後總羣司。三年。代禹爲司徒。封陽都侯。彭寵反。漁陽帝欲親征。䟽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有成。戰用克勝。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所以嚴天顯。重人命。俟時而動也。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滅擅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鄧奉之屬。大功灼著矣。今京師耗匱。資用不足。乃欲遠涉二千餘里而軍。士馬疲

勞。轉餉艱阻。豈懷遠寧邇之道乎。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邊塞地。外迫北狄。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舍近務遠。棄易求難。此四方之所疑怪。百姓之所怨懼也。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博采其中。專以中土爲憂。帝說爲寢兵。時青徐賊據富平。連攻不下。自云願降。伏司徒。帝知湛爲青徐所倚信。遣至平原。平原人歡呼就迎。盜卽日降。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况平居乎。奏鄉飲酒禮。施行之。坐蒸祭高廟。不舉奏。

策免

南陽太守杜詩疏理湛言竊見前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說無毀玷。經為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象遭時反覆。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節。陛下深知行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有識歎惜。湛髮厲志。白首不衰。智畧謀慮。國之淵藪。實足以先後王室。光示遠人。臣詩愚戇。不足知宰相之重。敢冒觸以聞。復徵守尚書。中暑薨。帝親弔祠。

遣使送喪脩塚焉。

丁隆爲太中大夫。使張步宣諭上。戚萊太守步意不慊。而劉永遣使封步爲齊王。步請隆爲帝言。求王齊。隆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千萬戶侯可得耳。步遂執隆而受未封。隆間使上書言。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今吏民念步反逆。心不懷附。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儻得生還。闕廷。卽誅有司。此其大願。若沒身寇手。以文母昆弟。長累陛下矣。唯陛下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書。召司徒流涕示之。曰。隆可謂蘇武之節。恨不且許。遽求還耳。後爲步所殺。孫晨謙敬博愛好學。以孫女爲順。帝貴人。位特進。辛晨子無忌。傳家學。博物。校定中秘書。无忌子完。女爲獻后。

事具帝紀

伏氏自伏生後。世傳經。清靜無忌。東京號爲伏不

關云。

宋弘字仲子。

長安人。少溫順。救義自將。光武時爲大

司空。帝嘗問於今通明博洽之士爲誰。弘對曰。沛國桓譚人也。幾可及。楊雄劉向父子。餘子不及。拜議郎。給事中。譚鼓琴。帝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譚至。不與席。質讓之曰。吾所爲薦子於上者。苟欲以忠直輔主德。益國家也。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於忠正何有。能自改耶。抑將令相舉以法耶。譚頓首良久。乃得謝罷去。後大燕羣臣。帝使譚鼓瑟。譚見弘。慙失常度。帝怪問。不敢對。弘離席免冠頓首曰。臣曩所爲薦譚者。

內冀其能以忠直輔上德有益國家也。而令朝廷悅鄭聲臣罪大矣。敢請其辜。帝太息改容謝焉。帝姊湖陽公主既寡。將求偶。帝與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司空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也。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謂之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情乎。弘對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退。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所得奉。以分贍九族。家無餘貲。所推進賢士甚衆。或相次爲公卿。帝甚禮重焉。是時。帝頗以吏事責過三公。三公多不終。司徒韓歆以直言得讓。自殺。歐陽歛戴涉相繼坐事獄歿。侯霸以薦舉失人。帝下璽書曰。崇山幽

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蓋嚴密如

此。而司徒蔡茂清儉。馮勤恭約。郭丹廉公。范遷清方。有

執稱任職。司空純張安世後佐上興禮樂。定廟社之儀。司徒

霸建白行先漢寬大之令。與宋司空皆史所謂器博者

功遠受弘者道長哉。庶大臣節矣。郭丹南陽穰人。父稚爲廬江太守。有清名。

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產業。居焉。爲更始諫大夫。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經盡哀。已乃逃去。收衣間行。涉險阻。求更始妻子。奉還節傳。乃歸鄉。○范遷。沛國人。家貧。獨宅數畝。田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之曰。君有子。無立錫之地。可餘奉祿爲後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歲家無擔石。馬後。顯宗下南陽。求其子。守官之。至常山太守。○宣秉。馬翊雲陽人。少貧高節。見王氏專國。逆有萌。遂遁去。後歸世祖。爲御史中丞。持詔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坐

各專席示寵時號為三獨坐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畧
苛細百僚敬憚秉性節約常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
舍見而嘆曰楚國兩龔不如雲陽直巨公即賜布帛唯
帳什物拜大司徒司徒直所待祿輒收親族分孤弱家無
餘財。郭憲汝南宋人莽篡位拜郎中賜衣憲受衣焚
之逃于東海之濱莽迹捕不得歸世祖為光祿勳車駕
西征龐憲以為天下初定車駕未可遠征當車拔佩刀
以斷車綑語具帝紀中已百百僚廷議擊匈奴憲又以
天下疲弊不宜動衆忤帝意伏地稱眩曾不復言帝令
兩郎扶下殿不拜帝曰常聞關東鮪鮪郭子橫信不虛
也。以病退。

張湛

字子季

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

常則居幽室必脩容遇妻子如嚴賓在鄉黨詳言正色
三輔以為儀表或譏其詐湛咲曰詐善不亦可乎建武
初為左馮翊脩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予告歸平陵望
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

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當盡
禮豈謂自輕哉拜光祿勳事必盡規多所匡益帝臨朝
少有惰容輒獻傲湛常乘白馬帝見其入朝輒曰白馬
生行且復諫矣遷太子太傅郭后廢稱病不朝起為司
徒引疾篤自罷卒

朱浮

字叔元

沛蕭人世祖為大司馬

浮從為主簿累幽州牧漁陽守彭寵反攻浮浮跳身歸
以為執金吾時天子以二千石長吏不勝任有微過輒
斥罷浮以日食䟽諫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君上之位
也凡居官治民典郡縣皆為陽為上若陽上不明則干
動三光二典紀國家之政洪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

道以徵來者。陛下哀愍海內。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遠
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
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又皆積久於官。子孫因
爲氏姓。當是之時。吏職何能悉理。議論之臣。豈不誼譁。
獨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而艱難之業。當累以日也。
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送相代。疲勞道路。夫尋其視事。
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
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聘私怨。苟求短長。以媚上
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爭飾詐僞。以希
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也。物暴長者必夭。

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
陛下之福也。願游意經年之外。望治一世之後。天下幸
甚。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宗室諸王。后家外戚。皆遵
奉繩墨。求之於事。宜報和平。而災祥仍見。天道誠信。殆
不可不察也。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於是黜
鼎輔之任。信舉刺之官。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
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
爲耳目。是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
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使在職者。皆競空虛。以要時
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以經盛

衰貽後王也。夫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載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須五載以成其化。況於人乎。願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吏治幸甚。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比日車駕親臨觀饗。誠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而博士之官。爲天下師。承傳先聖之言。俾不乏絕。所宜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唯賢是登。俾承學知勸。伏聞詔書更試。惟取在洛城者以充。臣恐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也。帝采納其言。後爲大司空。坐事免。浮頗好陵轢。同列世祖內銜之。獨惜其功能。未之罪也。永平中。竟坐賜死。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孤有大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辭兄况。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况卒。援器之。盡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見。居恒言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田牧者數年。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太息曰。凡殖貨財者。爲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班昆弟故舊。已避地涼州。以隗囂使人見。帝遂自歸。已定平隴。畫有大功。語具帝紀中。諸羌反。臨洮中郎將來。歛言隴西侵殘。非援莫能定也。拜隴西太守。援擊先零羌。屢破之。朝議

以金城西途遠多寇欲棄隴西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完
牢可依以爲固其田皆肥壤灌溉流通令羌在湟中則
爲害不休可守不可棄帝然之詔便宜行援繕城郭起
塢堠開通水田勸耕牧郡中樂業氏羌歸附其爲政務
開恩信任掾吏以職身總大體而已日從賓客故人飲
諸曹時白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
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反旅拒此太守事耳郡民
嘗自驚言羌反百姓犇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
援方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還
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庸請何爲後稍定無寇覘

之則傍縣熟羌報讐者也郡中愈敬服之在郡六年徵
入爲徵郎將數召見進對壘壘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
聞者皆屬耳忘倦交吐女子徵側反拜伏波將軍南擊
破平之所過郡縣輒爲之治城郭穿渠灌溉田以利民
越律與漢律違駁者十餘事申舊制要束之自是駱越
奉行馬將軍故事唯謹軍還封新息侯平陵人孟冀迎
勞賀之援曰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
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安能卧牀上死兒
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後武陵五溪蠻
叛援請將時年六十二矣帝愍其老未許也援曰臣尚

能披甲上馬。試之。援據鞍顧眄。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遣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人。征五溪。援以所將皆帝勲戚貴人。私憂之。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國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矣。但畏長者家兒在左右。與從事殊難調。介介耳。至臨鄉。破蠻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近而水險。從充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從壺頭。進搃其咽喉。具以請。帝從。援策抵壺頭。賊乘高守隘。水厲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爲室。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觀之。左右念其老病。

哀其壯。皆爲流涕。耿舒以前言當道克。援絀其議。恨之。遂以大衆怫鬱。逢疫死。爲援負。與兄弇書言之。帝聞之。怒使虎賁中郎將梁松。馳詔責援。監其軍。初。援嘗有疾。松來候。拜牀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畢嚴之。大人柰何不爲禮乎。援曰。我松父友也。彼雖貴。何得抗父執乎。及奉詔。擊匈奴。詔百官祖餞。援謂松及黃門郎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勉自持。時思鄙言。松固深銜之。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

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矣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迹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保仇人上書訟保行浮薄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宜屏遠帝召松固示之松固叩頭流血得

不罪而保免官故竝媚妒之及是松至軍會援卒修故怨購其罪初援在交趾以薏苡實能輕身勝瘴餌之效軍還載之一車於是譖者言昔所載皆明珠文犀也松以聞帝大怒收戾印綬援妻孥惶懼席藁詣闕請其罪帝出松書乃知所坐前雲陽令同郡朱勃傷之上書訴其寃書奏報聞初援自交趾還擊牛酒饗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語之曰士生一世但得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椽吏守墳墓使鄉里稱善人長者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吾心感其言曩在浪泊西里間肉虜時下潦上霧海氣丞

鬱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前上萬壽。乃竟以不終。故非功之難。處功者難也。援既卒。軍士疫死大半。蠻亦饑困。監軍謁者宋均。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命以詔書入虜營。布恩信。許之降。因勒兵隨其後。羣蠻皆降。均自劾。矯制之罪。帝嘉其功。迎賜金帛勞焉。均自有傳。○郅鄲。汝南西平人。明天文曆數。王莽末。以鎮歲災惑竝在漢翼軫之分。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令取之。以天遠之。以天莽大怒。劾大逆。繫詔獄。會赦。免。建武初。爲郡功曹。

椽十月。饗官屬。舉會太守歐陽歙。發教以督郵繇延忠。公可牛酒。養德。戶曹引延。受賜。憚愀然趨進。曰。司正舉。觥觥至。憚叩曰。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奸。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敢再拜奉觥。歙慙動。不知所言。椽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之德也。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憚免冠謝曰。憚不忠。孔任是昭。旣陷毀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憚。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吾過也。不讎而罷。憚歸府。稱疾。延亦自退。鄭敬招憚曰。子廷爭繇延。君不時納。延今雖去。勢必還。直心無諱。雖三代之道。然道不同。不相爲謀也。

盡去諸憚曰孟軻以強君所不能爲忠量君所不能爲
賊憚業以強之矣障君於朝已有其直而不死其職罪
也延退而憚又去不可敬乃獨去隱弋陽山中居數月
歛果復召延憚乃去從敦居漁釣留數十日憚志在從
政曾然嘆謂敬曰天生俊民以爲
人也子從我爲尹呂平將爲衆許而父老堯舜也敬之
曰吾老矣吾安能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之
江夏舉孝廉爲城上東門候帝嘗出獵還夕矣憚拒關
不納帝令從者見於門間憚曰火明遼遠不受詔帝廻
從中東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
以爲萬人憂今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如宗廟社稷
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誠小臣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後

授皇太子詩郭皇后廢憚言於帝曰願陛下念其可否
無令天下後世有以議社稷帝說而說太子避位太子
安善說也夫桓譚沛國相人也博學多通五經皆詁
訓大義不爲章句以父爲太樂令因嗜倡樂而喜誹俗
儒故多見排詆哀平間皇后父孔鄉侯傳晏與譚善譚
勸晏杜門執謙慤而傳氏全安董賢則譚名欲交之不
與通建武初拜議郎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國之廢興在
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
政務合理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動多過事夫有國
之君未嘗不欲以建賢興化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

者非賢也。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今人相殺傷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雖有怯弱。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也。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逃亾。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人二等。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仕宦爲吏。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殖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動收責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若非身力

所得。可令糾告。申之明禁。如此。則專役一已。事寡力弱。歸功田畝。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是爲刑開二門也。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則天下知方。獄無怨濫矣。天子以赤伏符卽位。崇信讖緯。多以決定嫌疑。譚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聖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竒怪虛誕之事。可榮惑耳目者也。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矣。自子貢而下。不可得聞。况後世淺儒。能深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材。技數貪邪之人。增益圖書。

矯稱讖記為欺為惑。註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伏聞陛下超然遠覽。窮折方士黃白之術。可謂至明。而乃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時有合。譬猶卜數隻偶。豈不時信。然豈可專哉。惟陛下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天下幸甚。疏奏。迺帝指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以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讖出古聖。微辭。今譚非讖。是非聖無法也。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病卒。帝嘗論郊祀。亦欲以讖決。中大夫鄭興對如譚。帝勃然怒曰。若不為讖。非之耶。興惶

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乃解。然意終卻之。不任也。史曄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亾。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差致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夫。上世祖時大臣爭臣

○趙熹。南陽宛人也。少以節行著名。更始中。舞陰大姓擁城不下。得熹將。乃下。召拜徧將軍。赤眉之亂。與同郡韓仲伯將家。屬出武關避之。仲伯以婦色美。慮獨為強暴。侵欲棄之。熹怒責不聽。教以泥塗。婦面載鹿車。自推之。道逢人。輒言病狀。以得免。亡之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蹙跣饑困。不得前。熹悲感。解所齎縑帛資糧。悉與之。將護歸鄉里。光武初。守簡陽侯相。簡陽吏民不欲納。熹呼城中大姓。告譬以

國家威信。立下之。拜懷令。懷大姓。李子春嘗爲琅琊相。豪猾并兼。爲人患。熹下車。窮詰其姦狀。京師貴人爲請者數十。終不聽。趙王良疾病。帝臨視。問欲言。王曰。素於李子春善。今法抵死。懷令趙熹欲法之。乞哀全其命。帝曰。吏奉法。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王無復言。而歿。帝悲傷其意。貸子春。而遷熹平原守。時平原多盜。捕斬其渠帥。餘黨數千人當坐。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貸。徙京師近郡。實畿輔。且廣上恩。從之。於是擢舉行義。誅鋤姦惡。境內大治。青州蝗。侵入平原界。輒歿。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召拜太尉。上復緣邊諸郡方略。皆从長規。帝崩。受遺

詔典器。時舊典器亂。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熹正色橫劔殿階上。扶諸王下。明尊卑。時藩國官屬與百僚出入官省。無別識。熹表奏。請者分護諸王出就邸。惟朝脯臨乃入。整禮儀。嚴門衛。外內肅然。久之免。八年。行太尉事。內典宿衛。外幹宰職。顯宗崩。復典大器。進太傅。寵焉。薨。肅宗臨弔。謚正侯。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司隸校尉宣子也。宣事在前傳中。王莽恚宣忠正不附已。欲種誅之。賴太守苟諫所擁護而免。永少有志操。事後母孝。妻嘗於母前叱狗。卽出之。數爲郡太守。陳復漢討逆之策。守曰。君嘗幾事不密者禍矣。永感其言。稍自隱避焉。

爲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擊青犢有功。封中陽侯。光武卽位徵之。永不至。知更始已亡。乃發器。臨上將軍。列侯印綬。幅巾詣河內謁帝。帝問永。卿衆安在。永避席。稽首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安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悉罷之矣。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拜諫大夫。謂之曰。關東素畏卿。卿可將故人詣城下。譬曉。竟降之。還賜洛陽里第。辭不受。爲司隸校尉。趙王良帝尊屬貴重。又於上有恩。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朝廷肅然。時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亦抗直不避強禦。帝曰。貴戚且斂手。避二鮑矣。永行縣。至霸陵。道經更始墓下。引車入陌前。

趨拜。從事止之。永曰。寧有親北面事人而過墓不拜者乎。下拜。盡哀而去。至扶風。椎牛上菑諫冢。帝意頗不平。大中大夫張湛進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至。仁不遺舊。忠不忘君。恩之篤也。帝意釋然。忤旨。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不實。徵同徵者皆下獄。永至成臯。迎拜兗州牧。令便道之官。卒。時杜陵馮衍不肯仕莽。天下兵起。勸莽將廉丹。令興復漢室。丹不能用。未辟爲將軍。效謀甚力。已從降河內。帝望其不時至。黜不用。未謂之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何憂。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道之臣。又何患乎。守于昱署守高都長。平劇賊。知名。爲泚陽令。以仁愛稱。拜司隸。詔旨下尚書。使封降胡檄。令黃門問昱。頗有所恠否。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

又降胡當司徒露布。恠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子。復爲司隸耳。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肅宗卽位。爲司徒。大旱饑。帝召問旱故。且何道消復。昱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初踐天位。刑政未著。卽有失得。何能致災。臣前在汝南典楚獄事。繫者千餘人。未盡當其辜。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誠痛之也。今諸徒者骨肉分離。孤魂不祀。一人吁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家。屬蠲除禁錮。如此和氣宜可致也。帝納其言。北匈奴圍戊巳校尉議。宜救事具戎狄志中。爲太尉。慶子德脩志節。爲南陽太守。脩學典禮。百姓勸服。號爲神父。

德子昂有孝義節行。辟公府不至。卒於家。

第五倫

字伯魚。

京兆長陵人。少介

然義行。

王莽末。羣盜並起。族黨衆附之。倫依險固。築營壘。自保。羣盜莫能下。後爲鄉耆夫。平徭賦。理怨結。以父宦不達。變名姓。稱王伯齊。往來太原。上黨間。所過爲糞。除陌上。人目爲道士。建武初。爲京

兆市椽。每詔書下。倫讀之。太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吾行且遇時。等輩咲之曰。子說將未下。安能動萬乘乎。倫咲曰。道不同。故耳。君行觀之。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得見帝。帝問以政事。稱旨。明日。特召入。日親有間之者曰。倫爲吏。撻婦翁。不過從兄飯。不可近。帝以問倫。倫對曰。臣三娶。皆孤女。臣少遭饑亂。實不過人飯。有之。帝大悅。以爲扶夷長。未至官。卽拜會稽太守。會稽俗

多淫祀。嘗屠牛祀神。民以匱。倫移書屬縣。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愚民怖利者。立捕論。有妄屠牛者。吏立行罰。身爲二千石。自斬芻飼馬。妻躬執爨。每受俸。裁留一月糧。餘悉賤買。與民之羸困者。永平初。坐法逮。老稚攀車叩馬號不得去。倫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追及。詣廷尉。上書守闕訟者千餘人。後守蜀郡。掾吏鮮車怒馬。貨豐贍者。皆罷遣。便選孤貧志行之人。處曹任之。蜀郡政清。所任吏多至九卿。事肅宗。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舅氏馬廖等。亦傾身結士。爲名高。倫疏諫曰。臣聞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不出竟所。以杜漸防微。明一尊也。近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陰侯卒。遣就國。梁竇非法。明帝誅之。嘗嘗曉外家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難兩施。臣嘗刺著五藏書。紳識焉。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日問遺。至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皇恐以聞。陛下情欲厚之。宜有以安之。臣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幸省察。及馬防以車騎將軍征西羌。倫又諫。

曰。外戚不可任也。外戚以職事見任。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今防當西征。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已馬氏廢退。而竇憲篤兄弟暴起。倫逆閉其萌。語切至。具帝紀中。時天子厭吏治苛刺。下寬大詔書。倫上疏將順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資。以寬弘臨下。然詔書下寬和。而政急不鮮。務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風俗益敝。而羣下不能稱上旨。故也。昔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俗。不可得反。今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

駟協並以刺薄之姿。臨人宰邑。更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而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臣愚以爲宜博求仁賢。以裨時政。坐豫協罪。并譴舉者。則好惡一而風化自端矣。臣嘗讀詩。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懇於此。今諸王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宜申明其制。其太守以下。拜除。自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但可報罷。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倫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刺。論議依於寬厚。奉公盡節。在位以貞白稱。人方之前

朝貢禹。或問之曰：公亦豈有私乎？倫曰：昔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公府辟選，雖終不用，而心不能忘。吾兄子病，一夜千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就視，而竟夕不眠，何敢謂無私乎？蓋自省克如此。倫質慤，少文采，言事無依違。吏人奏記及便宜者，輒并封上。年八十餘卒。子頡，曾孫種。世稱廉直焉。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世吏二千石，幼有至性。父卒，年十二，弟丕甫七歲，晝夜號慟。郡中賻贈無所受，服器禮過成人。十五，學大學，與丕俱習。魯詩閉戶絕人事，講誦稍長。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應舉，不得舉，乃始爲郡吏。拜中牟令，專以德化民，不任

刑罰。部民有爭田者，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皆退而自責，輒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肯歸，牛主訟之。恭勅令歸牛，至再三猶不肯，恭太息曰：是教化不行也。解印綬欲去，掾史共泣涕留。亭長乃慙悔，還牛，諂獄請受罪，不問。於是吏人懷服。建初七年，郡國蝗傷稼，犬牙緣中牟境者不入。河南尹袁安聞之，使掾肥親廉焉。恭隨行，阡陌間與俱坐桑下，有雉止其傍，馴不去。雉傍有兒，與雉狎，不捕。親曰：兒何不捕雉？兒言：雉方將雛，親矍然起，謂恭曰：所以來者，府公欲察君政迹也。今蝗不入竟，一異也。雉不怛人，二異也。童子不攫生，三異也。久留徒擾

賢者遂還府白狀。是歲嘉禾生。恭廷中側坐尹以檄勞
恭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大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
至。尹甚嘉之。具上書言狀。帝大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
恭薦中牟生王方。立徵用。與公卿所舉同擢。徵恭爲侍
御史。和帝初。車騎將軍憲繫匈奴。恭疏諫曰。陛下親勞
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安定北垂。爲人除患。定
萬世之計也。臣竊伏思之。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
舉。誠未見其便。數年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廩空虛。
又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
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聲。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

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天下以事戎狄。
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始。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
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不得其所。則
天意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夫戎狄
者。四方之異氣也。蹲踞夷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
則錯亂天氣。汗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
今邊境無事。宜脩仁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
產。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
狄重譯而來至矣。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
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衰

耗利其微弱誠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不見一虜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縆都護陷沒士歿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柰何復襲其迹不顧其難乎。今始徵發而司農用度不給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歿日甚此不合天心之驗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民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長此不休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隱。後拜魯詩博士。

守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帝數召燕見問得失。還樂安相。時東州多賊盜恭重贖賞開恩信。渠帥相率來降。餘自相捕繫而平。州郡以安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久之爲司徒。免。復召疏爭盛夏斷獄語具刑法志。中肅宗初斷獄皆冬至以前。後論者互異。鄧太后詔公卿議。恭奏議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依時令。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四時之令行之若一月。令雖周所造而固夏之時也。易稱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昭嗟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

陽氣否隔。閉而成冬也。孝章皇帝深惟古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致時雍也。然自更制而來。年歲不成。穀價常貴。人不安寧。良由小吏不與國同心。務於苛殘。入十一月。得宐罪。不問曲直。便卽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况庶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宐。可令疑罪。使詳其法。恭再在公位。所辟選高第。至列卿郡守數十人。而門下者生。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終不借之議論。學者受業。必窮棟問難。道旣成。然後謝遣之。恭性謙遜。不顯爲名高。故世不以剛直稱。年八十一。

卒於家。第丕亦沈深好學。杜交游。不答問候。常見短於人。而不欣然以自得也。遂兼通五經。爲東郡守。脩通灌漑。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遷侍中。再爲國三老云。論曰。第五倫奉公蹇蹇。自內省克始也。微不隱其私。魯司徒溫柔敦厚。中牟之治。漸於化矣。故寬中。近仁克私。近公。於經教篤深。近德也。

鍾離意

字子阿。

會稽山陰人。少爲郡督郵。時縣部亭長有

受人酒肉遺者。府下記案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於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也。宜先清府內。且闕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

賢之。遂任以縣事。縣大疫，身親給醫藥，全之。辟大司徒侯霸府掾。詔部送徒河內，冬寒，徒病不能行。意輒移所過縣，使作徒衣。縣上書言狀。光武得奏，持謂霸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如是！良吏也。」意於道解徒桎梏，聽自行。恣所欲過，毋苛留。然徒皆尅期至，無有違者。除瑕丘令。有吏盜公府錢，意廉得，屏人問狀。吏叩頭服，意不忍加刑。與告長休。吏父聞，設酒謂吏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令飲藥而歿。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母病歿，哭泣不食，意憐傷之，聽歸家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人自我遣，不汝

累也。」遣之。廣歛訖，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得減死。顯宗卽位，爲尚書。時交趾守張恢坐贓徵伏法，簿其財賄。班羣臣意得珠璣委之地，不拜賜。帝問之，對曰：「臣聞盜泉之水，孔子忍渴勝母之門，曾參回車，何也？惡其名也。」贓爲物穢，臣不敢拜賜。帝嗟嘆，更賜以庫錢，轉尚書僕射。帝數幸廣成苑，獵意以從禽廢政，當車諫。帝爲止行。歲旱，作北宮，意詣闕免冠疏諫曰：「昔成湯遭旱，六事自責，今旱甚而北宮大作，民失農時，何以憂民？自古非宮室狹小之患，而民不安寧之患，宜罷大役，以應天心。」敕爲止作。司農上簿有誤字，帝怒，召郎答之，意入叩頭曰：「過誤

人所時有。若以為罪。臣位高罪重。郎位小罪輕。臣當坐前鮮衣就格。帝意解。貫郎帝體性仁明。而時復暴急。頗好以耳目撻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譴近。臣尚書而下。至不免提曳。郎樂松逢帝怒。帝自起。撞之。松伏牀下。不出。帝趣呼郎出。松應曰。天子穆穆。諸侯皇自王。未聞天子自起。撞郎。帝詘為霽威。意疏諫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隱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和洽職。以苛刻為俗。感逆和氣。致天災也。夫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

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採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願時氣以調。陰陽帝頗采納焉。出為魯相。以愛利為化。居五年。病卒。官遺書諫。帝言。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其意。下詔嗟惜。賜錢賻焉。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早孤。有氣決。光武與其父岑故同學。即位。求問岑。死矣。召暉拜為郎。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新陽侯陰就慕暉賢。往候之。避不見。遣家丞致禮。復自閉。不受。就聞。嘆曰。志士也。勿奪其節。東平王蒼以驃騎輔政。辟之。禮敬焉。朝正月朔。故事。少府給璧。就時為府卿。貴倨。漏且盡。求璧不得。蒼顧

椽屬亟往索暉望見少府主簿持壁給請觀則奉以來簿大驚走白就就曰朱椽義烈勿復求更以他壁朝既罷蒼太息曰屬者卿自視孰愈藺相如帝聞壯之爲臨淮太守所拔用皆厲行士其斷獄諸以義槩報怨犯律者爲求其情理多得生汗穢不義者立僵仆之吏民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數以剛忤上被劾去布衣蔬食屏居野澤中初暉同縣張堪官太學見暉請結交把臂曰欲以妻子託卿暉以堪先達不對也後不復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往候視賑贍焉其少子恠問曰大人平生未嘗與張君交今若然何也

暉曰張君嘗有知己之言吾內許於心故耳與同郡陳楫善卒成立其遺孤元和中肅宗幸南陽召太守問暉起居召拜尚書僕射數陳諫守節不阿意張林言縣官經用不足宜修鹽鐵均輸法暉駁之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非明主所宜行忤旨見讓暉自繫獄三日詔出之稱病篤不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曰臨得譴稱病者罪矣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靈同如臣子之義何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暉以法帝寢其事詔直事卽問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遷尚書令而

老

子頡修儒術至陳相頡子穆自有傳。王丹京兆下
邠人。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
候勤苦者勞之墮嬾者耻皆兼功自厲遊蕩廢業者輒
曉其父兄譴責之邑聚咸奮重本業里遭喪者咸待丹
為辦行之十餘年風俗已篤前將軍鄧禹西征率宗人
上麥二千斛禹表為左馮翊稱疾免去徵為太子傅太
司徒霸欲與交遣子昱迎於路拜車下丹下車答之昱
曰家公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
許也何敢攘乎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中山白欲往弔
丹怒撻之令寄縑以祠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久矣
古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全之者
鮮矣何敢易乎客有薦士於丹者舉之後所舉者獲罪
丹坐免客慙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乃召客謂曰
子何量丹之薄也不設食愧之已相待如初遜位卒

常彪

字子孟

扶風平陵人高祖賢相宣帝

見經學傳

祖賞哀帝

時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服竟
骨立更數年乃起以好學洽聞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

除郎中病免歸復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趨三輔諸儒
慕仰之顯宗召拜謁者賜車馬衣服肅宗即位以病免
徵為中郎將陳政術一歸於寬厚建初中帝西巡以行
太常從數召見問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言請追錄
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元勳乃制詔京兆尹扶風求蕭何
霍光後得何末孫熊封鄼侯還拜大鴻臚議郡國貢舉
宜首孝行語具任官志因盛夏多寒上䟽曰臣聞政化
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刺
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穡務而苛吏奪其
時賦發有常調而貪吏傷其財此巨患也夫欲急人所

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于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踐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恂朴之吏。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魯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務頗簡。宜皆停省。又諫議之職。宜用通明。審正之士。庶有補益於朝。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職。其二千石視事。雖久爲吏民所便安者。當增秩重賞。勿遽遷以責其成功。書奏。帝納之。帝東巡。待行。司徒事從。還。引疾乞休。帝賜食。問病。

彪遂稱篤。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飾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恐職事煩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賜錢二十萬。卒。彪清儉。好施祿。賜盡分宗族。家無餘財。著書二十篇。號常卿子。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六世祖比干。爲廷尉。與張湯同官。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事每爭難。不能盡得。然多所全活。敞性公正。自以趨舍不合時務。不應請召。章帝末。辟太尉掾。未由府。論議高正。引大體。司徒安深敬重之。和帝初。竇氏暴橫。敞白發其姦。又數切諫。事關廟社。具帝紀。憲以濟南王康屬尊貴。倨。白出爲濟南太傅。欲因

以害敞王奢無節。敞疏諫曰：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飾典法，出入進止，具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今奴婢廐馬，增皆千餘，以自蠶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內起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亾。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疆也。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見未然。臨深履薄也。願大王脩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遊觀之宴，以禮起居，加深慮於愚言。康雖不能改，然素敬重敞，無嫌悟焉。遷汝南太守。疾文法，俗吏以苛刻為名，高在郡，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

郵還府，分遣儒術吏案行縣屬，顯孝弟有義行者，每舉寃獄，輒斷以經義，郡民化之。出分者皆歸養，父母追行喪服。兄弟推財相讓，脩銅陽渠，民賴其利。墾田三萬餘頃，人刻石頌德焉。賈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環善，坐免官。後徵為中郎將，為中常侍，詆誣卒于家。黃瓊

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守香之子也。香九歲事母至孝，母喪，孺慕憔悴，幾不能生，少長博學經典，精究道術，時人為之語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獨所未見書。

告休，反京師，帝指以謂人曰：此所謂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拜尚書郎，常獨止宿臺中，晝夜不離，帝聞嘉之，為尚書令，管樞機，甚見親重。香祗勤物務，憂公如家，每郡國疑罪，上獻務從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暢曉邊事，酌量軍機，具得事宜，在位多所薦達。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歲收穀數千斛，香曰：王制仕者

不耕伐米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魏郡水歲饑分奉祿及所得賞賜贍貧者坐水潦免卒

少有義行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不就三府俱辟不應未建初公卿並薦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絳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敦遣廣漢李固素慕瓊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亦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今必待堯舜之君此爲行志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峴峴者易缺皦皦者易缺皦

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謫毀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功業無採是以流俗論者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遷尚書僕射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後居職達練官常每有陳糾朝議莫能奪以災異上疏曰間者卦位錯繆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天意不虛然也宜開石室案河洛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後訖今日孰

白史一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爲多少足以爲鑒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
攷察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薦光祿大夫樊
英太中大夫薛包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
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引致助崇大化
三年大旱復上疏曰晉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
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賂者九人退舍南
郊天立大雨今政事多闕宜顧省政事所缺務質儉以
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勅近臣明遵法度如有不
移示以好惡又囚徒積多死亡和氣感傷此災旱之招
也書奏引見德陽殿下其章施行之自順帝在位不親

藉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廢疏曰自古聖帝哲王
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
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竊見陛下遵稽鴻業懷柔百神
體虔肅以應天今廟祀適闕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
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勤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
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
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卽齋宮享醴載耒誠重之也自
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凍尚結所宜自勉以
迓和氣易曰君子自強不息願幸留神從之遷尚書令
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

臣史補 卷之二十一
義未備。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施行之。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下中朝議。其禮公卿。稱冀勲德。比周公。宜錫山川土田附庸。瓊議言。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計。冀可比鄧禹。食四縣。賞賜準霍光。冀以爲恨。以地動策免。已復司徒。轉太尉。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以日食免。明年冀誅。太尉廣司徒。續司空。朗皆坐阿附免。復太尉。封祁鄉侯。瓊以師傅首居公位。舉奏州郡貪汙。至死徙者數十人。海內肅清。尋五侯擅勢。傾中外。瓊度不能匡。稱疾免。復召。復免疾。

篤上疏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王者務要其政。陛下從藩國而帝天下。天下拭目想見太平。而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勢。豎宦充朝。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歿。杜口木舌。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爲國亡身。隕歿爲報。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心以救積弊。弘農杜衆。懼雲以忠獲罪。上書陳理。乞同日歿者。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也。雲旣不辜。衆又并坐天下。痛怨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毀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物感

自然也。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坐事當罪，超拜
要職，見冀將衰，復陽毀示忠，及諸黃門，協邪黨冀，腹背
相親者，陛下不清激真僞，並受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
雜揉，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
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其抑之也
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與？臣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
補過，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
庶萬有一，無恨三泉耳。薨。年七十九。謚曰忠。孫琬，蚤慧，在朝
有鯁直節，治郡稱神，以黨禍廢二十年，起牧豫州，以討
黃巾功，徵登公府，議遷都，忤卓，免。後以司隸校尉與司

徒允謀誅卓，爲催汜所殺。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父陳留太守防，在儒林傳舉
貌寢而博學洽聞，爲儒宗。延熹中，辟司徒李郃府。時順
帝誅滅諸閭，議者請徙太后別館，絕朝見。舉謂郃宜密
表奉太后朝，見如常儀，具帝紀，人心厭焉。爲平丘令，上
書言當世得失，尚書郭虔拜賀等見之，共太息。疏舉忠
直乞帝置章座側，爲切規。遷并州刺史，太原俗以介子
推焚骨有龍忌之禁，士民每冬仲，輒一月寒食，莫敢舉
爨，老少不堪多死者。舉作書祭于推之廟，言盛冬去火
殘民命，非賢者之意，因宣示民，還溫食，衆惑乃解。轉刺

冀州陽嘉三年徵拜尚書與僕射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天子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兩詔三府舉才學優深者策問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二儀交而萬物生萬物之生惟人最貴故皇天養之以君成之以化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先王承天覆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法乾元養物之理適四時陰陽之和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而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而水旱疾疫始此矣陛下處唐虞之位而循亡秦之故內積怨女外有曠夫傷和逆理斷絕人道宦豎虛以形勢威侮良家亦復取女閉之白首無偶

昔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己魯僖遇旱以自責致雨皆精誠回天之應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有改過之效而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宜推信華政崇道辨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處非其位宜急黜斥臣從下州超備機密學薄智淺不足以奉明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唯陛下留神是歲司徒劉琦免遷司隸校尉永和初出爲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商表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商疾篤帝親幸問遺言以舉清高忠正可重任對拜諫議大夫詔遣八使分行天下巡風俗舉在

遣中劾貪猾表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爲太鴻臚。殤帝崩。議廟制。請先殤。後順。語見禮儀志。遷光祿大夫。卒。朝議以未登三事。咸痛惜焉。方舉與八使行巡時。各以受命之部。爲奉職侍。御史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有無君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知綱言直。不罪也。他使所劾。多冀及宦官。親黨。事上輒寢。侍御史种暘復案舉。乃考正其罪。太子居承光宮。暘以詔爲家監。有常侍從中。以單駕出迎。太子太傅喬等疑。不欲從。未敢決。暘手劔當車。曰。太子國儲副。天統所係。今常侍來無

詔。何知非姦耶。暘有死而已。太子不行也。梵不敢對。還奏之。有手詔。太子乃行。喬退。愧歎。暘臨事不惑。自以爲不及也。帝亦嘉其持重。善稱者久之。

荀爽

字慈明

潁川潁陰人。父淑。荀卿十一世孫。博學有高

行。徵爲郎。遷當塗。長自去官。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咸師宗之。梁太后臨朝時。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皆才。人稱之八龍。命其里曰高陽。以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也。而爽尤著。年十三。通春秋。

論語覃思經學不應徵命。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舉至孝策陳便宜曰：臣聞之師曰：漢爲火德，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離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天用其精，地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生則致養，孝之始也。冬則火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山林焚燒，喪親自盡，孝之終也。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示天下不遺其親也。今公卿羣僚政教所自出，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

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古者大喪，君命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德本，厚俗敦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宜可如法。臣聞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也。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尊婦卑，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夫觀象于天，則北極至

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艮山象夫。澤卑象婦。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牡爲唱導。牝乃相從。物性然也。故詩首關雎。禮始冠昏。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爲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任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性。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士二女。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隆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

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後世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異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宮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通怨曠。以和陰陽。省財用以實府庫。脩禮制以綏眉壽。均陽

施以祈禱斯寬役賦以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所以爲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歎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督有司此則禁亂善俗足

用之要也愚臣無識惟陛下裁擇奏入棄官去黨既起隱海上又潛迹漢濱十餘年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不得就拜平原相至宛陵進光祿勳視事三日拜司徒自被徵至登台司凡九十五日從遷長安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所舉辟專之於才畧之士與司空允等共圖其難會病歿陳忠沛國浚人也曾祖父咸事哀平爲尚書有忠節父寵事肅宗爲廷尉上苛法議廣恩具前傳及刑法志中世習法令常稱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重購慎無與人重比爲司空以經書傳法律爲任職相忠以先廷尉時具漢法溢於甫刑者條上未施行申

其意條二十三事爲決事比。上之。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者。得減論。母子兄弟相代歿。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鄧太后崩。安帝親政。忠以爲臨政。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表薦隱逸及直道之士。有詔公卿百僚上封事。忠慮以詔書旣開。諫爭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赦周昌桀紂之對。文帝嘉袁盎人豕之議。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其嘉誅異策。固宜虛納。

卽今管穴。妄有譏刺。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亦宜優游寬容。示聖朝無諱之風。帝從之。時百姓流亾。盜賊並起。郡縣相匿。莫肯糾發。忠內以爲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原。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所以崇本絕末。極鈎深燭遠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禁。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則大姦生。而土崩故逃亡之科。於憲命至急。而州郡諱以盜賊爲負。曾莫省憂。雖有發覺。不務澄清。至逞威怒。僵仆告者。或躅躅比伍。轉相賦歛。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至出私財以償所亡。

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得發露。陵遲成俗。寇攘之咎。皆原於此。宜切勅刺史。嚴札罰。冀以猛濟寬。時初詔大臣。行三年喪。忠因申舊令。從軍。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未滿三月。皆勿徭。太后從之。以久次轉僕射。糾乳母王聖女。伯榮橫恣傷三府官。重任輕。機事委尚書。而災青輒咎譴三公。非國體。各疏諫。具帝紀中。上大良臣

鍾皓

字季明

潁川長社人。少篤行。公府連辟。以二兄未仕。

隱密山。教授。與荀淑竝為士大夫所歸。李膺歎以為至德可師者也。同郡陳寔齒甚少。皓引與為友。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薦自代。時士習尚氣節。兄子瑾獨退讓。李

膺疵之曰。孟子以無是非之心為非人。弟何獨不然。皓聞之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道貴體訓所安。保

身全家爾。幸何必同。

孫錄自傳

劉矩。沛國蕭人。為雍丘令。化民以禮。讓有爭訟。引使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法不可試也。使歸自思。訟者往往罷去。路不拾遺。為尚書令。以亮直失梁冀意。出為常山相。後為太尉。與司空瓊。司徒高。同心輔政。所辟召。皆名德。順辭默諫。多見省用。以日食策免。

劉寬

字文饒

弘農華陰人。有偉度。嘗間行。有失牛者。就寬車中認之。寬不言。下輿步歸。有頃認者持牛遠叩頭謝。

寬曰。物有相類。事有錯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乎。典三郡。溫仁慈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用蒲鞭撻之。示辱而已。有功善。推之於下。有災異。責躬。每行縣。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處士諸生。執經問難。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之孝弟。感而興行者甚衆。靈帝時。爲太尉。於上前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稍醒。叩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醒。帝爲動容。夫人欲試寬令恚。伺朝會。嚴裝訖。今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蓋性度如此。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舉孝廉。爲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中丞樊準疏薦參謀勇不測。可將也。宜採前世

之舉。勸魏尚之功。赦參以效宣國威。拜調者督軍屯。爲漢陽太守。抑疆助弱。以惠政得民。參在三公中。最忠直。數爲左右所毀。參稱疾。廣漢上計掾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稱太尉參。竭忠盡節。孤立羣邪之間。自處於中。傷夫以讒佞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幸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小黃門視疾。致羊酒。坐夫人疾前。妻子殺之。竟以免。

○范廉京兆杜陵人。父遭亂。客死蜀。范年十五。辭母西迎喪。蜀郡守張穆。祖故吏也。厚資之。范一無所受。負喪歸。至葭萌。船觸石破壞。范抱棺俱沈。鈎出之。乃免。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禮范爲功曹。會融爲刺史。所舉案。范知譴重。欲以權相濟。託病去。融大恨之。范東至洛。變名姓爲廷尉獄卒。居無何。融果徵至獄。范侍衛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爲范。而殊不意。謂之曰。卿何乃似我廉功曹。范訶之曰。君因眩瞽耶。融繫久。疾病。范隨養視。竟融死。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後去。辟公府。所受學師薛漢。坐楚獄。誅衆莫敢視。范往歛收之。帝召入詰責。范叩頭曰。臣界無狀。以爲漢已伏誅。亦足示國法矣。誠不忍師資之情。罪當坐。帝以其辭直。壯之。問曰。若

豈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屬乎。對曰。褒臣曾祖丹。臣祖也。帝曰。怪卿志膽。乃爾。知是也。以為雲中守。匈奴大入塞。故事虜入塞。過五千人。移旁郡求救。范不求救身拒之。不敵。會日暮。令軍士交縛兩炬。三頭。焚火。星列營中。而蓐食。虜遙望火多。謂漢救至。驚宵遁。范奔擊。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窺雲中。歷武威。武都。二郡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遷蜀郡。俗尚文。辨好相持。短長。范厲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熾。邑宇偏側。舊制禁民夜作。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相屬。范削舊令。但嚴儲水而已。百姓歌之曰。范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孺。今五袴。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以賑宗族朋友。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祭彤。祭征虜。遵從弟也。早孤。天下亂。野無煙火。常獨守。先人冢。賊每過。見彤尚幼。哀之。不害也。建武初。以征虜任為黃門郎。常在左右。征虜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近遵墳。四時奉祠焉。視事五歲。邑無盜賊。課第一。遷襄賁長。誅破姦猾。解其支黨。襄賁政清。拜遼東太守。彤厲兵馬。廣斥堠。鮮卑犯塞。常首鋒陷陳。鮮卑畏怖。欵塞。彤念匈奴鮮卑。為桓。三虜並窺邊。脫連和為邊患。愈甚。乃厚賜鮮卑。以傾其心。復親附其異。種高句驪。

滿離之屬。虜首感服。彤乃令擊匈奴。送首。馘為效。虜叩天。指心。果歲送俘馘。邊邑以寧。初。詔書切責州郡。設購賞。禦遠。終不能有禁禦。彤質厚體貌。絕眾。以恩信撫夷狄。人畏而愛。以得其死力。西自武威。東盡玄菟。樂浪。塞外夷皆內附。野無風塵。詔悉罷緣邊屯兵馬。顯宗嘉其功。徵為太僕。又美彤清約。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拜日。賜錢百萬。馬三疋。衣被刀劍。什物充其第。帝歎息。以為可屬大事。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指子路室。曰。此大僕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已命將萬騎伐匈奴。期至涿邪山。為南左賢王。信所誑。得小山。以為涿邪。不見虜。而還。徵下獄。免。彤憤見詐。出獄數日。歐血死。且死。呼其子謂曰。吾受國恩。厚奉使不稱。誠慚。誠恨。義不可以無功。受上賜。汝悉簿上。所得賜物。請兵屯效死。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犬驚。悼。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過謁冢。仰天號哭。乃去。吏人為立祠。遼東奉祠之。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父經。為獄吏。案法平允。每冬。月上死囚狀。恒流涕。詡早孤。事祖母順孝。辟太尉府。會大將軍騭。議欲棄涼州。詡格其議。語具邊防中。大將軍。騭欲以法中之。舉以為朝歌長。時朝歌盜起。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故舊皆弔。詡笑曰。忠不求易。

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勞苦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耶。當何用治之。詔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成。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賞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而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朝歌以平。後羌寇武都。鄧太后聞。詔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嶺谷。詔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吾竈今示彊。勢不同。故也。既到郡。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

餘。圍赤亭。浹旬矣。詔乃令軍中。伏驍弩勿發。發小弩嘗敵。羌以爲矢竭。力疾攻。詔使二十彊弩。殼共射一人。發無不中。中立蹙。羌大駭走。詔出奮擊。破之。明日。陳兵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易衣服。回轉數周。羌更相恐。以爲漢兵衆不可窺也。詔計賊當退。則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虜半渡。掩擊。大破之。羌遂解散。詔乃相地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郡遂以安。先是。運穀險。舟車不通。獨驢馬負載。率僦五致一。詔案行。由江至。辦數千里。可漕。則燒石刊木。以徹直備作。而漕通。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二千。視事三年。穀石八百。鹽石四百。戶增至四萬餘。遷司隸校尉。奏免三公案中。官以法。事具帝紀中。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名。積儲。而因爲聚斂。詔疏曰。元年來。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而上者不絕。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宜切責。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縣令回枉。積六七歲。不通。詔實責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訴。而不理。豈盡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於細民何讐乎。以刺舉。忤權戚。數見譴。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去官卒。臨終。太息謂子恭曰。吾事君行已。直道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中何能無冤。今

二十年家不增一口。蓋其報也。恭有俊才。官上黨太守。○張綱。犍為武陽人。廷尉皓子。少明經學。辟高第為御史。奉詔與人使行天下。獨理車輪。維陽都亭劾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者也。時冀權寵薰灼。京師震悚。會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數害刺史二千石。積十年下。靖冀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之任。既至。將吏卒十餘人。抵嬰壘。嬰走閉壘。綱於門外。屏吏卒。獨傳呼。太守願與壘中長老相見。無他也。嬰兒綱誠信。出拜謁。綱延坐。問所疾苦。譬曉之曰。前二千石肆貪暴。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公所為者。寧獨義乎。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柔叛亂。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為福之時也。今更不悔禍。天子震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豈不痛乎。夫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禍。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亡絕嗣。非孝也。見義不為。非勇也。此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出也。宜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遂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不可久。以喘息須臾。間耳。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遠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降。綱單車入壘。置酒大會。散遣其眾。任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人情悅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為

梁冀抑而止。在郡一歲。卒。百姓老幼相携赴哀。嬰等為制服行喪。送至捷。為負土成墳焉。

○度尚。山陽湖陸人。為荊州刺史。長沙賊大起。率部曲與同勞逸。募蠻夷。明設購賞。擊羣盜。連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士富驕。尚念緩之。則寇不戢。逼之。則卒逃亡。遂擊之。而士無鬪志。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兵至。乃并力。恣軍中射獵。兵喜。皆出獵。則密使客自燔其營。所鹵獲。皆盡。獵者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且激之曰。賊財寶足富數世。患諸卿不并力耳。今所亡少。何介意。眾感憤踊躍。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薄賊屯。賊聞兵須後舉。又自估深固。不設備。遂破之。羣寇悉平。封右鄉侯。上名將。

○陳龜。上黨法氏人。桓帝時。以世邊將。諸邊事。擢度遼將軍。臨發。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援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膺揚之任。上慚聖明。下懼素餐。無云補也。今西都邊鄙。土瘠地墉。以鞍馬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部。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繫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

朽往歲并州雨水災螟互生。稼穡耗荒。祖更空缺。老者慮不終年。少壯顛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子。庶品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晏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欲民遭聖君。不遇惡主也。故古公策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與金輦寶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為漢太宗。陛下繼中興之治。承光武之業。而牧守不良。懼逆中官。貪殘苟恣。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緣衰隙。皆州帥不忠。聚姦之所致也。前涼州刺史祝良。去斥姦殘。多所糾罰。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何奴烏桓。故有護羌中郎將。校尉宜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與之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侯望之警矣。於是詔更選涼并刺史。太守都尉。而下詔。下言為陳將軍。除并涼今年田租。州郡震慄。鮮卑不敢近塞。歲省經用以億計。徵為尚書。疏梁冀罪。請誅不省。不食七日卒。○史弼。陳留考城人。為平原相。云無鈞黨。全善類者也。為河東太守。破詔書。舉孝廉。弼知當有權貴。請託豫勅。斷絕書問。有一生持大閱覽書。詣之。積日不得通。生謬以他事前謁。既囚。達書

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為無狀。即日考殺之。覽大怒。作飛章下司隸。誣弼毀謗。搢車徵吏人。莫敢近省。前孝廉裴瑜。送至崤澠間。大言曰。明府摧折重臣。選德報國。天寔右之。即令獲罪。足垂名竹帛。願不可不懼。弼曰。誰謂茶苦。其甘如飴。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走詣闕訟。前孝廉魏劭。毀形變服。為家僮。護弼。廷尉奏。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覽。以得免。或曰。平原行貨。免君君。無乃慝乎。陶丘洪曰。昔文王姜里。閔散懷金。今史君遭患。義夫獻寶。亦何慝乎。刑竟歸田。稱病不出。公卿交薦。議郎何休。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司云。

○皇甫規。安定朝那人。永和中西羌寇。三輔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討之。規為安定上計。掾策其必敗。上書言狀。已賢果敗。沒後。上疏曰。羌戎潰叛。皆邊將失於綏御。而然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功。軍敗則蔽覆其罪。軍士勞怨。進不得決。戰以微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壑。暴骨中原。此酋豪所為。泣血驚懼。而生變也。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人出其不意。與趙冲相首尾。不敢乃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絛患。下可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

考諸敗將固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臣不勝至誠昧死自陳書上不省冲質問梁太后擅朝舉賢良方正對策言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平治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誠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諸宿猾酒徒戲客宜皆斥逐以懲不軌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大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或怠弛將淪覆是懼可不懼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非安固之道也冀怒抑下第拜郎中自免歸冀誅拜太山太守會諸羌復反規上䟽曰臣生長邠岐五十有九年矣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軍夫力求勇士不如郡將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吏皆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悼懼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破之諸羌慕義勸降者十餘萬涼州復通規還督鄉里既無私惠又多所舉奏絕宦官不與通於是共誣規略羣羌令其文降下璽書請讓規䟽自訟曰臣前奏糾李翁等五

臣五臣支黨半國中所連及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誣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讐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出官物則文簿可稽就臣愚惑審知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官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柔叛羌何罪之有自永初來將出覆軍者五勳費巨億及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封爵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論功當封而徐璜左瑄從求貨不答竟論輸左校公卿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數上病求退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縞素越境迎之因令客密告刺史當舉奏刺史胡芳曰威明欲避地險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顧其私耶無何黨禍作規耻不與黨上書自劾不報為尚書以口食對策言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鈞黨之人皆正直多怨潔身守禮舉起無端願留聖明對奏不肖遷弘農太守轉護羌校尉卒

張奐敦煌酒泉人受歐陽尚書稱多通桓帝時為安定屬國都尉南匈奴七千人寇美稷東羌舉種應之而奐壁僅二百許人聞即勒兵出軍吏以力不敵叩頭爭

不聽。屯長城集兵遣使招誘羌。羌聽從。與共擊匈奴。破之。羌感真恩信。遺金鑄良馬。與召主簿。與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羌雖貪。而貴吏清。前八都尉。率好貨。為患苦。及真正身潔。已威化。大行。還匈奴中。郎將。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反。烽火相望。眾大恐。欲亡。真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士心稍安。乃潛誘烏桓。與連和。襲各渠帥。屠之。諸胡悉降。以梁氏。故吏。免官。召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屬散敗。常為諸郡最遷。度遠。將軍。幽并。清靜。真去。輒復反。聞真來。輒相率。還降。陳實之難。為宦者所賣。發憤。上書。理之。語具。帝紀中。轉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韙。衛良。薦王。揚。李。膺。可。三公。以黨。錮。歸田。閉門。不出。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幸。有。前。寃。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春。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為。立。祠。以。祀。世。不。絕。云。長。子。芝。字。伯。英。知名。善。草。書。○上。貞。臣。名。將。

趙岐。長。陵。人。少。明。經。娶。扶。風。馬。融。孫。女。以。融。豪。奢。鄙。之。不。與。通。為。鬪。唐。衡。兄。疏。所。忿。嫉。滅。其。家。岐。逃。難。四。方。匿。姓。名。賣。餅。北。海。市。安。丘。孫。嵩。者。大。俠。也。遊。市。中。察。岐。

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愕失色。嵩下帷屏人。密問曰。吾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豈有重怨耶。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閩門百口。勢能相濟也。岐乃吐實。嵩與歸。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上堂饗之。極歡。藏家。復壁中。諸唐滅。乃出。三府並辟。靈帝初。以黨錮。察。岐。喜。詔與大僕馬。日。彈。撫。慰。山。東。所。至。宣。揚。國。命。百。姓。喜。袁紹。公。孫。瓚。爭。冀。州。聞。岐。至。紹。瓚。皆。自。將。兵。數。百。里。以迎。岐。陳。天。子。德。意。說。以。罷。兵。安。人。專。勤。王。之。義。皆。許。會。洛。迎。車。駕。會。岐。至。陳。留。得。疾。而。解。興。平。元。年。使。荆。州。說。劉。表。遣。兵。詣。洛。陽。修。宮。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避。難。寓。表。所。表。不。為。禮。岐。稱。嵩。素。義。烈。共。上。為。青。州。刺。史。年。九。十。餘。卒。先。卒。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像。主。位。著。孟。子。章。句。決。輔。錄。傳。於。世。

蓋勳。敦。煌。廣。至。人。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武。威。太。守。怙。權。貴。恣。暴。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權。貴。恨。欲。殺。正。和。以。為。說。訪。於。勳。勳。素。與。正。和。怨。念。以。為。謀。事。殺。良。非。忠。乘。人。之。危。非。仁。乃。諫。鴻。曰。夫。繼。食。膺。集。欲。其。驚。也。驚。而。烹。之。將。安。用。驚。正。和。得。免。詣。勳。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十。萬。諫。之。昌。怒。使。與。從。事。別。屯。河。陽。以。拒。賊。而。戰。

輒有功會羣盜圍昌於冀昌召勳自救從事疑不肯赴
 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從事豈重於古監軍
 哉從事懼而從勳至請讓盜盜解去尋救校尉夏育於
 畜官敗衆不及百人披三創堅坐不動指木爲表曰必
 尸我於此羌滇吾素知勳以身扞勳曰蓋長史賢人汝
 曹殺之爲負天勳仰罵滇吾下馬與之勳不肯上羣羌
 服其義送還漢陽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亂
 故語具帝紀中遷京尹案劾不避時小黃門京兆高望
 得侍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或
 曰皇太子副主嬖所愛碩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
 府者也蓋自還勳曰選賢以報國非賢無以報國即死
 何悔時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手詔問之親信出朝
 臣右及董卓廢少帝弑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霍權以
 立功猶可寒心足下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矣
 卓得書意甚憚之時左將軍皇甫嵩屯扶風勳與相要
 結討卓嵩被徵勳衆弱不能獨立還京師當是時自公
 卿而下皆卑下卓惟勳長揖與亢禮見者失色卓問司
 徒名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者名曰蓋京兆可矣卓
 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威以爲越騎校尉河
 南尹朱儁請卓陳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皆內決於

心卿勿妄言汚我刀勳正色曰昔武王明聖猶求箴諫
 况如卿者而欲杜諸人之口乎卓解頰曰戲之耳勳曰
 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勳強直內厭於卓不得意
 直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卓表賜東園秘器賻送焉
 之術居建威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依景風烈雷
 誦經自苦怪不能害爲相經侯散東海恭王之後也
 微狼不法穆至官謁曰臣始除日京師咸弔曰經急惡
 疾何以得此聲於外也幸承先人支體傳茅土之重柰
 何不戰兢自勅乎今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乃上
 敬所侵民田令還民廢庶子還嫡蒼頭兒犯濫收考之
 苦諫敬敬爲泣涕謝遷弘農令有螟設壇謝禱而息百
 姓稱神明焉爰延陳留外黃人清苦好學質慙少言
 辭言必有中爲鄉耆夫化大行桓帝時爲侍中稱陛下
 爲漢中主者也爲大鴻臚以容星緯帝座上疏言臣聞
 天子尊無二上故動靜以理則星辰順軌意有邪僻啓
 度錯違此天人之精交相感也伏見河南尹鄧萬以潛
 龍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頃引見時至與
 對博上下媢黷有虧尊嚴臣聞王者慎選左右以咨政

國史綱目

卷之二十一

四八

而講德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人情
 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見其善善人同處則嘉訓
 日聞惡者從游則邪情日滋昔光武皇帝與嚴光同寢
 上天著異其表立見夫以光武聖德嚴光高賢若臣道
 合尚降此異况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者
 哉書奏不省劉陶賴川賴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也
 桓帝時以太學生上疏曰臣聞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
 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
 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覩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
 聲天災不痛於肌膚震食無損於玉體故茂三光之謬
 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弊諸夏虐流遠
 逝故天降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令虎豹競窟於魔
 場豺狼並乳於春園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
 愚臣所為咨嗟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進諛
 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言擅闢樂於咸陽授
 趙高於車府願陛下遠覽王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昭
 得失以為鏡戒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
 丁得傳說消弭維之災周宣用申甫濟夷厲之荒竊見
 南陽朱穆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實中興
 之良佐國家之柱石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吐不時

之義於諱言之朝猶水霜見日必至消滅臣誠悲天下
 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拜諫大夫竟死職時
 廣陵劉瑜出廣陵靖王以太尉秉舉賢良方正上書言
 臣自念鄙陋得以豐沛枝屬被蒙復除故太尉楊秉猥
 見顯擢誠冀臣愚直有補萬分夫列侯上法四七垂文
 炳耀關天下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競立
 胤嗣繼體傳爵殆乖開國承冢之道古天子一取九女
 姪娣有序今女嬖今色充積閹帷皆盛其玩飾冗食空
 宮乃至長幽沒世此國之費而生之傷也昔秦作阿房
 而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
 令又促以嚴刑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民
 愁鬱結起入盜黨官輒誅討貧困之民賣首級以要賞
 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
 不痛哉又陛下擁神器之尊而微行近習賓客暴縱熏
 灼道路三公在位博達道藝而正已守默莫或匡益非
 其不智畏死罰也然設七臣以廣諫道開東序金滕史
 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
 衛之聲則天下幸甚詔召瑜問答徵執政欲瑜依違其
 辭更策以它事瑜言加切拜議郎及帝崩為侍中與大
 將軍武誅誅宦官坐誅上爭臣

○閔仲叔太原人司徒霸聞其賢辟公府至勞苦而已不及政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避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授劾去○高獲汝南新息人尼首方面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持高節不下帝即位避不見已而司徒歎下獄當死獲嘗從受學乃冠鐵帶鐵鎖詣闕請歎死帝為追理召見之字謂獲曰敬公何避朕之深也朕欲用子為吏子宜改常性毋為倨高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何可得改之陛下出徑去○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好高節為鄉黨所擯作解擯又作次世疾邪賦以舒其憤懣舉郡計入都時司徒袁逢坐受計計吏數百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惟壹獨長揖逢望而異之令左右讓詰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怪焉逢歎任延問西方事大悅執其手置上坐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者請為諸君分坐坐者驚異注觀之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發名聲者日造門陟許通未起壹逕上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柰何命也夫因發聲哭門下皆驚走入視大駭之陟知非常人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始休矣明日陟請從次日陟

從車騎奉謁出時計更多盛飾車馬帷幙壹獨柴車草屏露宿處其傍比尹謁乃壹也壹前延陟坐車下與談至夕曛極歡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相明者矣於是名聲一旦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乘奔走之西還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去規聞大驚為書追謝之曰企德懷風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且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事所恃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必氣結江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縮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且守門實望仁者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致玩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諸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謹而已遠辱手筆追路相尋其嗟可去謝也可食但關節疾動膝炎壞潰請矣它日乃奉其情遂去不復顧十辟公府不就

田疇字子北平無終人少勵節行幽州牧

劉虞念中原亂。南北道梗。欲遣使奉章詣長安。難其人。問諸從事。衆頌共舉疇。虞賓禮請之。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目不易達也。願以其私行。何如。虞許之。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少壯慕從者二十騎。與俱。虞自出。祖餞之。旣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行。抵長安。致命。拜騎都尉。不受。得報還。而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詣其墓。發章報命。哭盡哀去。瓚購獲之。詰責曰。若自哭劉虞墓。而章不報我。何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志。惟劉公不失忠節。遣疇詣闕。義當報命。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

不進也。疇旣成信。歿復何求。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死之後。燕趙之士。皆蹈赴東海歿耳。豈復有從將軍者哉。瓚壯其對。釋不問。久之。得歸。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爲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非久安之道。疇有愚畫。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衆曰。幸甚。乃爲約。立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歿。其次抵罪。凡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與

舉學校之業。班行其衆。衆安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致命。又卽授將軍印。今安輯所統。謝不受。及丞相操征烏桓。師未至。先遣使辟疇。驛致之。疇戒其門下趨治裝。或問之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肯屈。曹公使一來而趣治裝。何也。疇不應。隨使者詣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今日田子春非吾所宜吏。舉茂才。拜脩令。以從。軍次無終。方盛夏。暑雨。而濱海洿下。道澹不通。虜遮守蹊要。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夏秋常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

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柳城。便近自建武來。陷壞垂二百載。獨微徑可迹。今虜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必自解。無備。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出虛空之地。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日而得也。操曰。善。立引軍還。署大木于路。曰。夏暑道阻。敕回軍。須秋冬。乃發。虜得報。以爲信。果懈不設備。乃將衆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去柳城百餘里。而軍虜大驚。氣奪。遂大破之。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疇自以始爲君。難獨遁逃自全。今反以爲利。非其志。固讓不受。從征荊州。申前命。終不奪。有司勅疇。猶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

刑下世子及大臣傳議。世子言疇義同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操終欲侯之。令所善夏侯惇私以意喻疇。惇就疇宿。如操戒曲風導。疇默不復應。惇臨去。拊疇背曰。子春主意殷勤如此。曾不能一顧乎。疇乃慨然曰。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已多。豈可賣盧龍之塞。易爵祿哉。縱公私疇。疇獨不內愧乎。若必不得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歸。具以語操。操逆知其意。喟然者久之。拜議郎。卒。無子。不旣代漢。高疇義。賜從孫續爵關內侯。奉疇嗣。論曰。魏武言之。田子春非吾所能吏也。忠篤本朝。信成

舊君。德能附衆。而守義若石。命以漢官。則從。裂土封之。確乎不能以生歿易也。斯豈操得臣哉。世恒謂亂世無全才。乃子春適不用耳。上卓行自世祖生長民間。諳百姓利病。天下旣定。壹解王莽結密煩苛之法。重守令之選。勤約之風行焉。數引公卿。卽將廣咨民瘼。觀納風謠。自臨邦宰邑者。競能其官。然頗吏事刻深。又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矣。其後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之倫。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感物行化。庶前之理者也。其邊鳳延篤之倫。亦足輩前世趙張三王云。

郭伋字緝侯扶風茂陵人。建武初爲漁陽太守。時漁陽遭彭寵之敗，重以匈奴鈔掠之苦，民多猾惡，盜賊充斥。伋示以恩信，勒士馬，糾渠帥，設攻守之畧。匈奴遠迹，民庶安業。在職五年，戶口增倍。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謁辭。帝勞遣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蒙福也。」時潁川羣盜起，詔追捕。伋以招懷柔之，盜降悉遣歸農。自勅專命，帝美其策，不問。在郡三年，轉并州牧。召見宴語，賜車馬衣服什物而遣。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用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其言。伋前爲漁陽，并州人熟其恩信，比入界，縣邑老幼相携逢迎，盈路。伋引

見問疾苦，聘求耆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騎竹馬夾道次迎拜。伋問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至，喜來迎耳。」伋辭謝，事訖諸兒復送至郊。問使君何日當還，伋從容計期日，告之。行部還，先期一日，伋以爲違信，止野亭宿。須期日，乃入。時朝廷多舉伋可大司空者。帝以并部界匈奴，欲久其任，故不召。在并十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充其家。伋散之，親族無遺者。卒，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塋宅焉。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拜成臯令，舉政異，遷南陽守。南陽帝鄉，伋以誅暴示威嚴，而身之以節儉，貴戚

肅然於是省愛民力以其意造水排鑄農器皆力少而
功多百姓便之。又脩陂池拓土田郡以殷足數推進名
士南陽人方之召信臣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視事七年政化大行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
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治喪郡邸賻絹千匹焉。孔奮
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問難出意表歆謂
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竇融請守姑臧長時天下
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通羌胡合市稱殷富奮在職
四年力行清潔或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辛
苦奮終守不變也事母孝奉養極珍善而躬率妻子同

菜茹太守梁統不敢以官屬遇之迎之門引入見母隴
蜀平河西守令徵入者舟較竟川澤惟奮單車就道姑
臧吏民羌胡更賦財物千萬計這送數百里一無所受
拜武都太守甄善疾非郡中清平。張堪字君游南陽宛
人也少讓產兄子數百萬志美行勵世祖微時聞之嘉
焉及卽位遷蜀郡守爲吳漢畫蜀可破滅之策勸毋退
師果平蜀拜漁陽太守捕繫奸猾賞罰必信吏民樂爲
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逆擊天破之郡
界安謐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耕種郡以殷富百
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後帝

召見郡國計吏問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掾樊顯
進曰漁陽太守張堪前在蜀仁足裕下威能討姦方公
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拳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
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後不及也帝聞歎息良久立
徵堪而擢顯魚復長會卒下詔褒美賜帛百匹衛颯
字子河內脩武人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桂
陽與南夷接壤頗染其俗颯下車申庠序之教設婚姻
之禮暮年而俗化含洹滇陽曲江三縣居深山濱溪遠
且千里吏事往來傳發道險徭苦颯鑿山通道列傳置
郵驛遂爲坦途流亡還附來陽縣山有鐵石民聚爲私

冶招來亡命致姦盜颯乃興鐵官罷私鑄歲增入五百
餘萬卹民事如治家視事十年郡內清理徵還爲少府
南陽茨充代守亦務農桑以善教爲政本焉任延字
長南陽宛人更始時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太守訝其少
恐生事而延靖之以無爲先行饋食禮祠延陵季子聘
請高行黃子儀嚴光之倫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分
奉祿賑之省諸卒令耕公田歛其租以周窮急吳有龍
丘萇者隱居大末四輔交辟不應掾吏白召之延曰龍
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
懼辱焉何敢召之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

望積一歲。長乘輦自詣。願先歿。備錄。延辭讓。再三乃署。議曹祭酒。尋卒。延自臨殯。三日不朝。郡中賢士咸歸心焉。建武初。上書乞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農田。常告糴交阯。延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歲開廣。百姓充給。教之嫁娶禮法。以年齒相配。省俸給佐費。時同娶者二千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產子者始知種姓。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於是塞外蠻夷慕義保塞。先是交阯太守錫光。教民夷漸以禮義。嶺南華風始於二守。遷武威太守。帝召見戒之曰。善事上官。毋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

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國之福也。善事上官。不敢奉詔。帝太息曰。卿言是也。至官。先禽滅大姓。橫暴者。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廢田業。延至。選集武畧士十人。明賞罰。令將雜種胡騎。屯要害。寇至。逆擊之。虜畏不敢向河西。郡少雨澤。爲置水官。脩溝渠。民蒙其利。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給復。令詣學。學子通章句。輒顯拔用之。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卽位。歷潁川河內太守。卒。子愷官太常。法雄。字文。扶風郿人。永初中。守南陽。斷獄省少。戶口增益。郡濱帶河沔。其藪雲夢。故多虎。前太守立賞券。張捕而害不息。雄移書

曰古至化之世。猛獸不攫。由恩信寬。仁及飛走也。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毋妄捕山林。虎害消息在郡。數歲歲常豐稔。卒于官。宋均。字叔。南陽安衆人。通詩禮。補辰陽長。俗少學者。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淫祠。人皆嚮風。遷上蔡令。府下記。禁罽毋過侈。均曰。夫送終踰禮。所失輕。今民未循化。而先罰過禮。非政先務也。竟不肯施行。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郡舊多虎。均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水。各有所託。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鷄豚。今爲民言。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

非憂恤之本也。具務退姦貪。進忠善。去檻穽。削課制。後無復虎患。楚沛蝗至九江界。輒東西散去。浚遵縣有唐后山。民祠祀之。巫因譎張言。山取民男女爲公姬。歲改易。輒不得嫁娶。均下書曰。自今來。爲山娶者。娶巫家。不得擾良民事。遂絕。遷東海相。坐法免。民思均德化。詣闕乞還者數千人。徵拜尚書令。諸尚書相與刪法憲疑事。數端。帝以爲有大姦。縛卽史詰問。諸尚書皆惶恐叩頭謝。均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畏威失正。非義也。具條上法疑事。當削狀。帝善其不撓。守河內。政化大行。均嘗言。國家尚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不知吏能弘厚。

小貪而不害。文吏習爲欺謾。廉吏巧于聲名。深文刻削。毒加百姓。此災害流亾所由作也。吾欲叩頭爲爭。然未可改也。父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會卒。帝聞其言而悲之。
吳祐。字季子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從官。父欲殺青簡。寫經書。祐諫曰。南海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爲方陋。然地多珍寶。此書成。載之兼兩。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貴所望。是媒毀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撫其頂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年二十。父喪。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牧豕於長垣澤中。舉孝廉。在京師。公沙穆來遊太學。無

資糧。僦服爲客傭。爲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定交於杵臼之間。遷膠東相。相丞子戴宏。年十六。從父在丞舍。祐每行。輒聞諷誦聲。竒而見之。亦與爲友。後宏爲儒宗。祐政尚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閉閣自責。然後斷決。以道義譬解。或身詣里閭和解之。吏人懷而不欺。晉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自歸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故。性具首實。祐曰。椽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行市中。道遇客醉辱母。長殺之。亡去。迹捕得之。祐呼謂曰。

若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忿。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若何。長以械自擊。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哀矜。恩無所施。願就死。祐問長有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移安丘。逮長妻。妻至。解桎梏。使同宿獄中。遂娠。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獨何以報吳君。嚙指吞之。含血言曰。妻幸生子。名吳生。言我臨死吞指。誓令兒報吳君也。遷齊相。大將軍冀表為長史。冀誣奏太尉李固。祐力爭不聽。時扶風馬融為冀草奏。祐質責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起入室。祐亦徑

去。遂出為河間相。自免歸。不復仕。灌園終身。年九十八卒。子鳳至樂浪太守。愷新恩令。鳳子陵。鮦陽相。皆知名。

劉寵字祖榮

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後也。為東平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以母疾棄官。百姓追送塞道。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為將作匠。山陰有五六老人。龐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遠。對曰。山谷鄙人。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民不畏吏。年老遭值聖明。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勤苦父老。

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寵前後歷守二郡。累登卿相。而廉約省素。家無居積。出京師。欲息亭舍。吏止之曰。比酒掃以須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童恢姑幕人。爲不其令。人吏犯法抵禁。隨方曉示。其稱職有行者。賜酒穀勸之。耕織收種。皆有條章。獄比年無囚。流人歸化。徙居者二萬戶焉。魏霸。濟陰勾陽人。世有禮義。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和帝時。爲鉅鹿太守。寬椽吏有罪。先之訓誨。不改者。乃罷免。吏或相譖訴。輒稱其吏之長覆之。譖訴遂息。徵拜將作大匠。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勵霸。霸勞來之曰。今諸卿被辱。

此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王渙。廣漢郫人。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斷割。不避豪右。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任主簿。鐘顯以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爲溫令。縣多積猾。悉禽治。商人露宿於道。有放牛者。曰。以屬稚子。稚子。渙字也。終無牽牛者。遷洛陽令。寬猛時施。其冤嫌久訟。歷政不能斷。及法理難平者。皆立剖洞。得其情實。京師以爲神明。病卒。官百姓男女老壯。相與賦歛致奠。輜歸道。弘農人設盤飧於路。莫之吏問其故。咸言平常繇京師持米。王路。

為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故來報恩耳。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祀焉。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

君本自益州廣漢人。少行宦學。通五經。論明知。灑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寬清身苦。龍夙夜勞動。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鄧太后下詔褒異。擢子石為郎。時

鄴人王堂。令穀城守巴郡。治有名迹。順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橫有請屬。堂不聽。椽史固諫。堂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會京等誅。而堂以守正見稱。為魯相。政存簡一。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禮陳蕃。應嗣為功曹。不苟自專。下教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化

清於上。事輯於下。諸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嗣。守責實。觀效焉。自是委誠

求當。事辭稀簡。以忤大將軍商。風州郡劾免。年八十六卒。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所謂陳太尉也。年十五常閉處

之。見庭宇無穢。謂之曰。孺子何下。屣掃待客。守樂安方

峻。不接賓客。而禮下賢士。郡人周璆。行高潔。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致焉。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以易黷。故也。况乃

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誣汗鬼神。誑時惑衆者乎。遂致其罪。遷豫章太守。至境。卽問徐孺子宅安在。欲往候之。主簿諫。須入廨。乃往。蕃曰。武王未下車。式商容。問。豈以禮賢。可後入廨乎。爲孺子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以太尉。歿。忠。爲社稷臣。事具帝紀中。陸康。吳郡人。除高城令。縣邊羌。舊令。戶一人具弓弩。防卒變。禁不得相往來。長吏至。輒發民繕城郭。康至。皆罷不用。以恩信爲治。寇盜平息。遷武陵桂陽樂安太守。所在稱治。靈帝時。水旱傷稼。百姓貧苦。而詔調民畝十錢鑄銅人。康疏諫曰。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可通萬世而行。故

魯宣稅畝而蠲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何有捨捐聖戒。聚奪民物。管無用之銅人爲乎。書奏。徵下獄。免歸。獻帝卽位。守廬江。遣計吏聞關奉貢。詔言嘉勞。以爲忠義。將軍秩中二十石。袁術僭叛。康閉不與通。術攻圍數年。而陷。爲術所得。發病卒。朝廷愍其節。拜子儁郎中。韓詔。舞陽人。爲羸長。賊相戒。不入境。有流民入界者。萬餘。詔愍其饑困。開倉稟贍。主者爭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獲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知詔名德。無所坐。而是時。南陽太守王楊。厲威猛。大姓犯法。或使吏發屋伐樹。堙并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

懲惡難以示遠懇懇用刑不如行恩舜舉臯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以刑也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

行上循吏

董宣陳留圉人也建武初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主出行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司見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失叱奴下車格殺之主人官泣訴帝大怒召宣至筆欲殺之宣叩頭曰願一言而死帝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主縱奴殺人將何以令天下乎臣不須筆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而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彊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顏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下與白衣同乃敕彊項令出賜錢二十萬卒遣使者視之惟布被覆尸妻子哭家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而已帝歎息賜時以大夫人禮葬焉○沈景河間王相也王政傲狠不奉法帝憐御史景相之景至國前謁王不法服箕踞坐殿上侍郎贊拜景疑立不拜額問王安在贊

者曰是非王邪景曰王有法服不正服於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慙更服乃後拜出請王傳讓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豈謂臣節哉因摘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寬獄百餘政遂改節悔過自修焉○蘇章平陵人少博學能屬文為郎陳得失辭直順帝時為冀州刺史有故人守清河姦賊狼籍章行部且案之乃設酒肴延共對陳平生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正色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望風畏備遷并州刺史以忤權豪為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卒○羊續泰山平陽人為廬江太守破黃巾平安風盜謀其渠原餘黨為平民賦田器使就農作南陽盜起拜南陽守當人界先羸服間行從一童子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進凡令長貪廉吏民良猾畢具知隱伏至輒糾劾郡中震懾乃發兵擊盜破之賊平乃班政宣令候民利病百姓懣懣者魚以杜其意續妻與子秘詣郡閉一室不答妻自將秘行其資藏惟布衾敝裯盥麥數斛而已續召秘勅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汝可將母俱歸病卒詔書褒

美賈賈其家。○賈琮，瑯城人。靈帝時，交趾反，以琮為刺史。琮至部，詢吏民反狀，咸言賊斂繁重，民不自聊。琮故為盜耳。琮移書告令安業，蠲徭役，招流散，簡選良吏，試守諸縣。其渠帥為民害者，捕斬之。歲間蕩定，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遷冀州刺史。舊制，傳車驂駕，垂帷裳。琮慨然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有垂帷裳自寒者乎？」命褰之。百城震悚。諸有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賈彪，潁川定陵人。補新息長。小民貧困，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寇盜，劫害人者，北有毋殺子者。彪出案，掾吏欲引車南，彪怒曰：「賊寇害人，固其常。母子天性而相殘，逆天何渠南乎？」遂叱馭北行。案驗罪死。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千數。僉曰：「此賈父所生活也。」男皆名賈子。女名賈女。黨事起，彪說皇后，父竇武為訟之，得解。岑埏以黨事亡，親友爭為匿。彪閉門不納，人望之。彪曰：「公孝不相時而動，要君落髮，自遺其咎，何當相隱乎？」坐黨錮卒家。○周紆，下邳徐人。為召陵相，廷掾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最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厭之。紆聞走，死人所熟視，咕囁者與共語者。徐察視，口耳眼中有稻芒，乃密問門者曰：「適誰載藁入府寺者？」門者對曰：「廷掾又問鈴。」



下外頗有疑相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即收，擗考具服，實不殺人，取道是死人，為厭勝耳。論如漢人後，莫敢欺，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紆大怒，罵曰：「本問貴戚，若馬竇輩，誰當知此？」賈紆曰：「紆海西人，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為袁術劫，留以為上公。瑒太息曰：「龔勝，鮑宣何人哉？矢以必死，術不敢逼。」及術破滅，瑒得其所傳國璽及前所假沒南東海二郡印綬，上之。司徒溫曰：「君遭大難，印綬猶得存乎？」瑒曰：「昔蘇武困於匈奴，奴不墜七尺之節於方寸印，行年太常卒。傳變北地，靈州人。靈帝時，為朱儁護軍，討黃巾，破平之。使趙忠論功，忠遣弟延致殷勤，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曰：「遇不遇，命也。功不論，時也。傳變豈求私賞哉？」上書先內憂，勸天子法虞舜，四罪速行，讓佞之誅，書奏。宦官切齒，謂之帝猶識變言，得不罪，然竟不封也。遷議郎。西羌反，涼州亂，不鮮司徒崔烈議以為宜棄涼州，下公卿百官，變厲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劾變，廷辱大臣，變對曰：「昔冒頓至，逆契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有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可斬。今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

為斷匈奴右臂。州牧失御，使一州騷動。陛下卧不安寢，列為宰相，不思弭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社稷深憂，未艾也。若烈不知，是極聞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故曰可斬。由是朝廷譚其方格，出為漢陽守善。郵人叛羌懷附，乃廣開屯田，外置四十餘營，韓遂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燮知鄙失眾，必敗，勸令息軍養德，不聽。鄙果敗死，球誅，賊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固守。時胡騎數千，懷燮恩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父曰：「國家昏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潰叛，郡兵不足自守，不若聽羌請，還鄉里，率厲義俠，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不知吾必死耶？聖達節，次守節，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遂麾左右進戰，歿，謚壯節侯。幹後知名，至扶風太守。

○趙苞，武城人，從兄忠為中常侍，苞耻不與通，為遼西守，名振邊境，遣使迎母，經柳城，值鮮卑入塞，劫質之，載母擊郡，勒苞降，苞出戰，賊出母示之，苞悲號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請曰：

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虧忠義，干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必勉之。苞即進戰，賊悉摧破，母亦遇害。靈帝遣策弔慰，苞歸，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不孝不忠，亦何面目立於世乎？遂毆血死。」

○臧洪，廣陵射陽人，事廣陵太守張超，為功曹。超兄邈守陳留，謂超曰：「外籍籍言弟委政臧洪，乃洪者何如人？」超曰：「洪，海內奇士，才畧智計，過於超百矣。董卓之亂，洪說超唱義討逆，超遣詣邈，邈延與語，大異之，遣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結約合兵，設壇場盟，以討卓。後袁紹表洪為青州刺史，收撫流散，百姓復安。徙東郡，會曹操攻圍雍丘，張超曰：「臧子源其來乎？」眾曰：「袁曹方睦，洪為表表用，何能逆袁招禍乎？」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獨恐見制，力不及耳。洪聞難，果徒跣號泣，走紹所，請兵不許，請率所部行，亦不許。雍丘貴，超自殺，洪自是怨紹，絕不與通。紹怒，攻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

絕者也。行矣。孔璋。尼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托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洪知。所畢命矣。已。城中。糧盡。洪乎。將吏士。民之語曰。洪迫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可先。城未拔。將妻子。出。母從。俱死。為也。皆垂立。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讐。直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獨何。忍。舍。明府。去乎。初。尚。掘鼠。莫。筋。角。後。無。復食者。內。厨。有米。三升。為。薄糜。偏。班。士。衆。又。殺。愛。妾。食之。將士。流涕。男女。七八。千人。相枕。死。莫。有。叛者。紹。得。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表。事。漢。四。世。五。公。則。辱矣。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冀。非。望。多。殺。忠。良。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刀。爾。何。謂。服。乎。紹。怒。命。殺。之。洪。邑。人。陳。空。少。親。慕。洪。時。在。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為。天。下。除。暴。而。先。賊。忠。義。豈。天。意。哉。紹。慙。使。人。牽。出。謂之曰。汝。臧。洪。儔。耶。空。復。爾。為。容。顧。曰。仁。義。何。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司。日生。也。遂。俱。見。殺。觀。者。咸。太。息。泣。下。相。謂。曰。柰。何。一。即。殺。二。烈士。

論曰東漢尚風節黨錮諸賢皆義足死君乃困辱於牢

獄殄瘁也悲六傳南容違子之請趙威豪忍母之命卒
以身殉哀哉漢昌令有程畿者郡守執其子祁欲下之
畿曰樂羊食子非無恩也大義然也今羹祁以賜畿畿
啜之矣孟子以舍生取義為得其本心詎不信夫上忠節
江革齊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莽末亂盜賊並起革
負母逃難常採拾以為食數遇賊欲劫之去革涕泣求
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欵賊感動不忍犯或乃指示避兵
之方以俱全轉客下邳貧窮蹠跣行傭供母而母便身
之物畢給也建武末母歸里自於轅中挽車不用牛馬
鄉里稱曰巨孝徵為諫大夫元和中以病請老於家天

子思華至行。制詔齊相言。諫議大夫江革前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萬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其賜穀千斛。歲時存問焉。

淳于恭北海淳于人。清淨不慕榮名。幽居養志。舉動周旋必於禮。家有山田果樹。人侵盜輒助為收採。見偷刈禾者。念其愧。自潛伏草中。盜去乃起。王莽時。歲饑。兵起。兄崇為盜。所得將烹之。恭請代得。俱免。兄卒。恭養孤幼。教誨之於學。有不如教。輒杖自箠。感悟之。兒慙自改。初遭寇亂。百姓莫事農桑。恭獨力田。鄉人止之。曰。今死生未可知。何空自苦。恭曰。縱我不得食。人得何傷。懇稱不輟。州郡連召不應。肅宗詔褒美。賜帛。除議郎。遷侍中。禮待甚優。進對陳政。皆本道德之意。帝未嘗不稱善。所薦士立徵用焉。劉平彭城人。王莽亂。扶侍母逃。難弟仲遺腹女。始一歲。平念力不能兩活。抱仲女而棄。其子棲匿野澤間。朝求食。逢餓賊欲烹之。平叩頭曰。今為老母晨求菜。母待為命。願食母已。來就烹。賊遣之。平食母。詔晚白曰。屬與賊期不可欺。遂還詣賊。賊大驚。義而釋之。

建武初。事楚郡守孫萌。為曹吏。守為龐萌所執。欲殺之。平身抱守伏。請代。被七創。不去。萌傷甚。絕復蘇。求水飲。不得。傾創血飲之。萌竟死。平裹創。扶薦歸其家。後為全椒長。務惠利。百姓懷仁。有增貲。就賦。有減年。從役老。刺史行部至。獄無繫囚。人自以為所得所。班詔書而去。趙孝。斬人也。世亂。弟禮為饑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弟久饑。羸甚。不如孝。差肥。賊並釋去。曰。歸持米糲來。孝求米。不得。復往。願就烹。時汝南王璉。琅琊魏譚。梁車成。齊倪。皆相遇。賊兄弟以爭死。免難焉。繆彤。汝南召陵人。兄弟四人。敦睦甚。及各娶妻。求分異。又噴有許言。彤大憤。歎乃閉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皆叩頭謝罪。遂雍陸如初。薛包。汝南人。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被箠。持不去。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里門。昏晨省如故。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異。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頓者曰吾少所墾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
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分給事聞

公車特徵拜侍中

蔡順汝南人少孤養母出求薪客至母望順不還嚙其指順心動即棄薪

歸母終未及葬里中火逼其舍順伏棺慟火越燒他室人頌孝感云趙咨燕人少孤篤孝為燉煌守免歸躬耕為養盜夜往劫之咨恐母驚出門迎為具食前謝曰老母八十病居貧無朝夕儲願少置不糧餘唯所取之盜慙歎跣謝曰無狀干暴賢者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受後拜東海相計日受俸僚黨見其儉苦畏焉○姜肱彭城人與二仲友愛天至寢常同被夜俱詣郡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憐之甚又未娶願以身贖弟江曰兄年德在前為家寶為國後願受戮全兄盜衣其衣物而去既抵郡郡人見肱無衣被問故肱托以他事終不言盜聞感悔詣肱叩頭謝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范式山陽金鄉人張劭者汝南人也遊太

學友善式告歸謂劭曰後二年還當過拜尊人剋期日而去先期劭白母請設饌俟母曰別二年矣千里一言何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違也已而式果至升堂拜母盡歡別後劭寢疾且卒曰恨不見吾死友時式為郡功曹夢劭如平生徒履呼曰巨卿吾某日死矣以某日葬豈能相及乎式寤悲泣馳赴之未至而喪已發至曠極自退引挽不得前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後時見素車白馬號哭來者母曰必范巨卿也式至叩喪慟且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千人咸感泣式執紼引柩柩乃前式留止冢次為封樹然後去後為荊州刺史南陽孔嵩貧以親老變名姓備為新野導騎式行部至新野識之下車把臂曰仲山何至此耶嵩曰侯嬴守夷門孔子居九夷貧者士之常豈足異哉式勅縣代嵩高以先備未竟不肯去後嵩官南海守式遷廬江守皆稱時循良○陳重豫章宜春人雷義同郡鄰陽人少友善每薦舉常堅相讓時人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後並為尚書郎義代同臺郎受罪黜義亦以病免重嘗代同署郎償負錢數十萬終不言義嘗濟人死罪者以金謝堅不受金主已死無從還付縣曹金承塵而去後葺屋得金而金主已死無從還付縣曹

明心馬。○趙至代郡人，寓洛陽。族氏令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往觀。母曰：汝先世非微也，以世亂為士伍。汝後能如此否？至感母言，即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泣。師怪問，至曰：幼未能共養，使老父勤苦，心傷之耳。年十四，游太學，遇嵇康為石經，前請其姓名。康曰：兒年少，見問何也？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之。康異之，具以告。年十六，游鄴，復遇康，隨康還山陽。郡舉計吏，行詣洛，與父遇。時母已亡，父欲其宦立，弗告。戒母歸，復還遠。太康書以良吏起洛，知母亡，號慟，毆血卒。初至耻士伍，欲宦，學立期，祿養，悼志不就。殞焉。○王忱，廣漢新都人，詣京師，見一生臥疾空舍中，憊矣，就存之。生曰：命須更耳。腰有金十斤，以相贈，乞收吾骸，未及問姓名而絕。忱鬻金一斤，營其葬，餘金置棺下，無知者。歸數年，為縣，亭長。至之日，有馬馳亭中，止不去，是日天大風，一繡被復飄墮亭前，異之，言之縣，縣以歸忱。忱後乘馬詣雒陽，馬載忱，馳道，馬及繡被所由得狀，主人見之，大驚，問安從得馬？忱具風旋與馬俱，遂亡之。君何陰德致之乎？固問之，忱自隱度，有葬書生事，語之。主人愕然，問生形狀，及葬年月，凡具以告。主人大號，咄曰：我子金彥也，詣京師學，竟亡之。

何意君乃葬之乎？大恩夕不報，天以此馬章君德也。遂與忱詣壑所，啓彥器，歸葬，餘金具存，謝遺忱。忱讓不受，後為郡令之官，至羣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忱曰：仁勝凶耶？德辟不祥，何避？即入，止亭中。中夜聞有女子稱冤聲，忱叱曰：何冤？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當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賴，枉殺妾家十餘口，埋樓下，悉盜取貨財。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亭下游徼者，是也。忱曰：明為汝果，此冤忽委衣去，不復見。明日，召亭徼詰問，具服，并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器還其鄉，亭遂清安。戴封，濟北剛人也。年十五，遊太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護喪歸南海，道經家，父母以封當昏，豫為娶。封抵家，拜親訖，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有同學生病卒，封養視，殯歛，歸其喪，其家啓更歛，見生行時書物，皆具在棺中。後為西華令，蝗不入境，偶督郵行縣，蝗大來，督郵去，蝗頓散。會大旱，封請無獲，積薪欲自焚而雨。○折像，廣漢雒人，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通京氏易，家富，贊父卒，悉散與親戚朋友。或諫曰：君有三男兩女，孫息滿前，何為自單竭乎？像曰：鬪子文有言，吾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之日久，盈滿之禍，道家所忌，今世將衰。

子不才不仁而適富。是重不幸也。墻隙而高崩必疾。老
自處亡日。召賓客九族。辭決而逝。諸子果衰劣。如其言。
○李善。南陽清陽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死於疫。唯
孤續生數旬。貲產千萬。而諸奴私共計。欲殺續。分其產。
善潛負續。亡山陽。收丘界中。哺養之。乳爲生。推燥居
濕。備嘗艱勤。雖孩抱。有事。輒長跪請白。建武初。續生十
年矣。善與歸。里理舊業。告奴婢於縣。邑長鍾離意。捕論
之。上善行義於朝。拜太子舍人。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
劇。遷日南太守。道消陽。過李元冢。未到一里所。脫朝服。
持鋤去草。拜墓哭盡哀。自炊爨。執鼎俎以祀。泣呼曰。君
夫人善在此。留數日。乃去。居官。以愛惠爲政。
懷來舊俗。遷九江守。卒。續成立。亦爲河間相。

論曰。周地官司。徒以卿八行敷教典。首孝。師保氏教國
子。孝德爲行本。禮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子事父母先
焉。以爲是。教之本也。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政之紀。化之
所自出也。子言之。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故六行次

弟而睦。姍任恤。因之。非以順德立而萬善從之。所謂本
立道生者耶。西漢俗最醇古。史闕其文。而所稱萬石公
質行。何篤醇甚也。至東漢乃稍可著。晉史始傳孝友。宋
齊周隋史曰。孝義曰孝行。曰孝感。唐宋史因之。而精誠
所感。醴泉甘露。馴獸瑞芝之屬。代不絕書矣。夫常道如
菽粟布帛。然於民生一日不可闕。而不紀者。以不勝紀
也。其聳觀聽。感人心。於尤異乃神。亦猶風世之道哉。又
盛而漸於化。日用飲食。敦龐素樸。親親長長。而天下平
固至德也夫。至德也夫。

秣陵 王 其玉 校

函史一編 卷之二十一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一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二

盱郡鄧元錫纂

西漢經學訓述

太史公班孟堅志之矣。曰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經學者王教之統紀。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成上治之法也。周道衰壞。三百餘年。而孔子以聖德遭季世。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也。於是歎大哉堯之爲君。歎虞帝爲弗可及。脩尚書。斷自堯典。樂則韶舞。歎周郁郁乎文。脩成周三禮。欲與世共由。詩首二南。次二雅。正頌。皆始終於周。田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

王之法。其辭微而旨博。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焉。爲之傳。皆因往聖之事。以大王道之統。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而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縱橫名法兵權。鶩於天下。而齊魯之間。經學獨不廢也。高皇帝旣誅項籍。楚地悉定。籍嘗封於魯。獨魯爲之守。不下。帝怒。罵引兵欲屠之。抵城下。然且聞絃歌之聲。於是歎息。謂其守節死禮義之國。釋不誅。後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蓋其感也。然終不說學。獨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罵

之曰。乃公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進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守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而儒者叔孫通。爲上起朝儀。召齊魯諸儒生。興明之。魯兩生終不肯行。疵其面。諛以爲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十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介如石如此。而通卒定漢一代之禮。爲太子傅。以強諫定惠帝。語具帝紀。及禮儀志中。道固委蛇哉。當是時。楚元王高祖同父少弟也。好學。少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浮丘伯。而浮丘伯事趙大儒孫卿。秦焚書。二人者各別去。及元王王楚。乃召穆生白生申培公來。俱以爲大

中大夫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浮丘伯所。元王薨。郢客嗣爲楚夷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方元王之。王楚也。敬禮穆生。申生白公三人。穆生不嗜酒。王每爲設醴。及戊嗣。嘗設。後忘之。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過也。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吾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戊果荒淫不遵道。申生白公諫。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申公愧焉。歸

魯謝客自閉不出戶。而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而孝景時。王戊構於吳。反有端。太傅韋孟欲不諫。不能忍。欲顯諫。不可道。乃作詩自道諫風之。其詩曰。蕭蕭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旒。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旣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諛厥生。師古曰。諛。許其反。歎聲。隄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

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
淨壹。惠此黎民。納被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夷
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
游是娛。犬馬絲絲。是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
以匱。我王以媮。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
信。踰踰詣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
追欲從逸。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
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
靡顧。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

鑒。嗣其罔則。彌彌其失。爰及其國。致冰匪霜。致隊靡嫚。
瞻惟我王。昔靡不練。與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
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者。於昔君子。庶顯于後。我王
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監。王終弗念聞。乃請
老去位。懼及禍。徙家于鄒。在鄒時。作詩以明志。詩曰。微
微小子。既耆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俊
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
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之義。以洎小臣。
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既去禰祖。惟
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路。爰戾于鄒。鬻茅作堂。我徒

我環築室于墻。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
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寤其外邦。
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微微老夫。茲既遷絕。洋
洋仲尼。視我遺烈。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絃歌。于異
他邦。我雖鄙耆。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已。遂卒
于鄒。君子曰。孟諫詩直矣。而以諷名。於王戊爲諷也。王
戊畜不臣之邪心。而孟以逸游荒樂諫。故曰諷隱而不
私。直而不切。其有忠臣之心也哉。乃爭不遇而退。退而
遠去。樂仲尼之道。優優乎古之道。與韋世爲漢儒宗。有
以也。蓋漢興言詩於魯。自申公。於齊。自轅固。生於燕。自

韓太傅嬰而言尚書。自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春秋自
公羊氏。世傳之爲業。後數世。乃有胡毋生。然各聚徒山
澤間教授。如綫也。云爾。未有顯也。武帝卽位。始好儒。垂
意於經學。蘭陵王臧。代趙綰。俱受詩申公。臧爲郎中令。
綰爲御史大夫。於是綰臧爲帝言其師申培公之賢也。
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弟子二人乘輅從。
旣至。引見。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老矣。見天子好
文辭。欲務之躬行。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帝默然。然已招致。以爲太中大夫。已綰臧得過。申培公
病免歸。卒其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後至大官。蒞官治民。

皆有廉節稱其學。蓋本其師力行教也。其後帝說公孫弘。至以爲丞相。封侯。說兒寬。以爲御史大夫。轅固生久廢。固。齊人。景帝時。爲博士。於帝前。與黃生論湯武受命。固勁直。不阿意。曰。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心。誅桀紂。不得已。而後在位。非受命。而何。黃生逢上意。以冠履上下難之。固爭之急。帝不悅。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會。而竇太后好黃老家言。以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圜。擊箠。欲殺之。乃得罷。出。爲復以賢良徵。時固年九十餘矣。諸儒以其廉倨。嫉之。公孫弘。及目事焉。固面庇之。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其介如此。當是時。孔子十世孫臧。與從弟安國。世其家學。帝說之。欲以爲御史大

夫臧謝讓曰。臣世以經學爲業。願得領太常。典家學。以綱紀訓故。足矣。帝說以爲太常。禮賜如三公。而安國得古文尚書。爲撰傳云。兒寬。千乘人也。事同郡歐陽生。伯和。歐陽生事伏生。受尚書成學者也。業旣通。以郡國選詣博士。孔安國。受古文尚書。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貨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寬爲人。以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斷。口弗能發明也。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而寬以儒生進。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遣之北地。視畜。會廷尉有疑奏。再上。再見。却。掾史莫知所爲。寬從北地還。問之。以意對。掾史皆服。因推使

爲奏。奏具。湯大驚。召與語。竒之。奏上。卽得可。異日。湯入見。帝問曰。前奏。誰爲之者。非俗吏所及也。湯以質對。帝召見。寬說之。從問尚書。以爲侍御史。遷左內史。寬居官。一意古教化。勸農桑。緩刑法。理獄訟。務在得民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信愛之。開六輔渠。定水令。以溉田賦。租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軍興。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寬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輸租相屬不絕。課更最。帝由此竒寬。及議封禪。諸儒各以臆說對。數歲。未有定。寬進言曰。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羣元。精神所鄉。徵兆必報。然

薦饗之儀。不著於經。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祇戒精專。爲之本。百官之職。各稱事宜。爲之文。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大慶。帝曰。善。乃自製封禪儀。頗采儒術文焉。當是時。易師淄川楊何。召爲中大夫。卽墨成爲城陽相。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燕韓嬰。爲燕王太傅。餘以經學起。博士至大官。甚衆。燕傅嬰。爲人精悍。處義分明。嘗與董仲舒論上前。仲舒不能難。胡毋生治春秋。與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而仲舒爲漢儒宗。

董仲舒。廣川人也。治春秋。事孝景。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久次。傳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

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下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樂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

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世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惠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惠澤洋溢。施虜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

科別其條。勿畏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策言。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作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

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義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浹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

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

不孤必有隣皆積善繫德之效也及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賤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

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者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而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

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

國史一編 卷之三十三
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此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

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於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徠。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不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

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

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異焉。復冊之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廓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于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

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

磋商之以稱朕意。仲舒復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賤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

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存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官室旌旗之制。有

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良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

犯惡者未必形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
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
僭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
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
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
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
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
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
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

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
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
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
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
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
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
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
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
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
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

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

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二以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已復册之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虐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徵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虐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

卷之二十三
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夫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

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以大化之

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

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

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虐情性。察虐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

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虜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

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子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瘁。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

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極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

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

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義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說。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徧中語道原於天。語王者爲道。必求端於天。而天道王事之紀。統具備。語損文用。忠語任德。不任刑。皆格心微言。方奏對倉卒時。而氣深醇。有緼藉。蓋其養也。帝覽對。異其意。擢

上第。然不能用也。以爲江都王相。江都易王者。帝兄也。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王。王敬禮焉。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也。何如。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傾人國乎。繇此言之。粵未嘗有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

霸比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珉珉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具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家居，推說其意。仲舒憤時操秉者多橫恣不瀆，略言春秋所舉與同此者精微，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見矣。夫秦受亡周之敝而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愆，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者後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當大敝之後，又當重難之時，故天災若語陛下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舉在外者，天災外，舉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草具未上，主父偃私見嫉之，竊其書奏焉。帝召諸儒視之，仲舒弟子呂步

舒不知為其師書，以為大愚。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自是口不復言災異矣。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廉直，面質弘以為從諛，弘深心嫉之。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難其相。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賢，可使也。欲假王以釋憾。王聞仲舒大儒，顧善待之。仲舒恐久且獲辜，以病免。仲舒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家人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天子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灑。時天子推明孔氏，抑黜

百家。今天下有所統一。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吏稱仲舒所著書。皆明經術之意。及上䟽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又數十萬言。至東漢明德皇后。猶誦習其書。今皆亡。獨蕃露殘復。不可讀。其可讀者。稽天察人。精義晰類。稱古往深淳。有師法。頗倫次。其文。其文曰。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故北方之中。陰合陽而生。始動於下。南方之中。陽合陰而養。始美於上。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養於上者。不至西

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東方和北方之所起。西方和南方之所養。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長。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生於和。成必和。始於中。止必中。中者。天下之所始終也。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故德莫大於和。而道必止於中。中和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於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俱盛。終歲而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爲常。天氣盛而後施。故其精固。地氣盛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冰裂石。爲熱則焦沙爍

金氣之精。至于是。故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天地之經也。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成。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止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爽。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中者。天地之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故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莫美於中。

和矣。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常漸於人。若水之漸魚。然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夫水愈淖而愈變動。搖蕩者也。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以衆動之無已時。是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而不已。聖人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至也。動其本者。不能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和者。道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受亂之始。動道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已。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禮者。所以制中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故養而和之。節而法之。使

自度於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去其羣泰取其衆和怒則反中而說之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中處其身以自漸於天地之道也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人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貫而參通之非王孰能當是矣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地之顯經隱權貴德而後刑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

也喜怒哀之理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何以暖而春育無怒氣何以清而秋戮無樂氣何以疏陽而長養無哀氣何以激陰而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可節而不可廢也節之則順廢之則亂此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出陽爲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凜也不能

有熟歲之精也。然自春正月。以至于冬十月。而功畢矣。計是間。陰陽各居幾何。薰與溽。其用孰多。物之初生。距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以至於秋。氣溫燠。和調。乃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於是時。而凜凜下霜。凜凜下霜。而物固已皆成矣。故九者。究也。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終。冬者。終也。於是功已畢。成物未復生。而陰乃大出。故天之成功。少陰與。而大陰不與。霜加物。而雪加至。空者。亶地而已。不逮物也。夫非親陽而踈陰。任德而不任刑。與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

不能獨成。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三王之爲天下。隨陽而改正。禮之定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當陽之所衰。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故爲政。廢先王德教之官。而任刑。不順於天。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也。人主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以爲神。外博觀。以爲明。任羣賢。受成而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汎愛

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是故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謹本詳始。敬小慎微。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嚮。虚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情。察其好惡。以叅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公。計其畜積。累日積久。可以內叅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一天爲人。臣者法地。地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蓄剛柔。肥瘠美惡。其形宜不宜。皆可得而財也。故爲人臣者。竭情悉力。常見其短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地。道然也。天序日月星辰。積衆精以自剛。聖人序

爵位祿。列積衆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以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有聲必有嚮。有形必有影。君人者。虚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形。以行賞罰之象。是以羣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之致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而名歸於君。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

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敬。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於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

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於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其要略有指焉。要指者。王化之所由以流也。舉事變

見有重也。極事變之所至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也。別嫌疑。類同異也。論賢才之品。別所長之能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也。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也。切譏刺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極事變之所至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事之本正矣。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類同異。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品。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之所務者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以次矣。切

譏刺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則天所欲爲者行矣。通乎此者。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調和。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昭定哀。所見也。宣文襄成。所聞也。隱桓莊閔。僖所傳聞也。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者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大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日。弗忍日也。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

又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親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詘上。智不危身。智與義兼。則世愈近。而言逾謹矣。以故用。則天下太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詭其處而逆其理解。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仁在

愛人不在我。愛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左右。亡者愛獨其身。名之曰獨夫。仁在愛人。不在我愛。此之謂也。夫我無之。而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昔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而春秋弗予者。我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已

謂之厚。責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責誹於下矣。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今按經四十一月乃娶。非喪矣。謂喪娶何也。曰。重志也。夫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君子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君子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君子與之知喪。非虛加之。

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質苟亡矣。文安從施。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俱不能備而偏行之。與有文無質乎。寧有質無文也。有質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廬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道。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貴志以反和好。誠以滅僞。繼周之弊。故若此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雖有巧手。弗脩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

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智心。不敷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也。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以此爲辭。夫所謂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也。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已。是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顧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也。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順天意。而自明顯。若夫天網人紀。理道政治。教化習俗。儀盡如故。何可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問者曰。

物改而天授顯矣。其更作樂何也。曰。樂爲應人作也。彼之所受命者。必民所同樂也。緣天下之所樂而爲之。文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洽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發於外者也。是故作樂者。反天下之所始。樂以爲之本。舜之時。民樂其韶。堯之業也。故曰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樂其二。聖相繼也。故曰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曰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之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武。而詠歌之也。周德

已洽。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故樂者作之於終。而反之其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改制於初。以應天。作樂於終。以應人。二者離而復合。其所爲一也。問者曰。春秋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何謂然也。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居先。苟不惡。何爲使主之者居下乎。是惡戰伐之辭也。春秋之法。凶年不脩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殺民乎。故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者。春秋之所甚疾也。難者曰。春秋之法。惡詐擊而善徧戰。耻伐喪而榮復讐。何以謂無義戰而盡惡之乎。曰。

春秋之記災異。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讐者二焉。徧戰者。焉。是何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善於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徧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謂之外。引之夷狄。謂之內。比之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見其指。不任其辭。可與適道矣。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

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其本殊也。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河間獻王問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敢問何謂天經。對曰。天有五行。播于四時。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爲春。春主生。火爲夏。夏主長。土季夏主養。秋金主收。冬水主藏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父諸所爲。子奉承而續行之。如父之意。天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去聲也。此謂天經。王曰。

善。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地之爲也。地不敢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若從天降然。故勤勞在地。功一歸于天。非至義孰能行此。土者火之子也。土於四時無所命。不與火分功名。忠臣之義。孝子之行。五行之最貴者也。義不可以加。此謂地義。王曰善。上約繁露當是時。有大毛公者。趙人也。善說詩。爲河間獻王博士。其學述源流。出於卜子夏爲訓詁。傳其家。而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其時。左

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學者未甚信也。惟獻王博見異書。心知其精。以其書獻天子。而毛公弟小毛公爲博士。或曰。毛公名萇。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然不列於學官。其後魯齊燕詩不傳。而毛詩最後出。獨傳以解經近古。深密有遺味。宋程淳公顯於漢儒。最董生大毛公云。

論曰。愚讀董江都所上制策三篇。洋洋乎天。人古今之統也。讀太史公述所聞春秋大義。深切而著明。乃程門所表正。證明道語。真王佐心哉。劉中壘以爲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佐霸者不及也。於論篤深矣。奈何得以師

友淵源所漸薄之臆。斷其所至乎。乃世儒猥以言災異爲大過。與角聽。何異史談有言。孔子卒。後五百歲有能紹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於學。傳業者浸盛。大師衆至千餘人。枝葉稍蒙穢不翦矣。然自朝廷至於邦國。議事以制。而昌邑廢興之際。明諫顯爭。畢讐於前經。宣帝本始之初。蔡義韋賢以授先帝經。相繼爲丞相。而魏高平之謨。洞然於易。洪範月令之文。初書惟獨歐陽。禮后蒼易。田何春秋公羊列學官。至石渠講議。大臣平奏。天子稱制臨決。乃復

立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焉。蓋易師宗田何。梁項生從何受易。生從者丁寬。顧讀誦精敏。過項生。何喜曰。吾以傳經也。吾有教。豈有類哉。遂舉授之。學成。寬謝何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而寬授碭田王孫。梁丘賀。瑯琊諸人也。從何弟子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出守齊郡。更事田王孫。治田易精。京房武帝時人。非元帝時京房。宣帝聞房明易。求其門人得賀。令待詔黃門。入說教諸侍中。遷郎中。至少府。以筮數有應。得近幸。以中大夫給事中。小心周密。帝甚信重之。時施讐長鄉自童子時。從王孫受易。終老卒業。謙

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賀爲少府。官事劇。遣子臨將門人張禹等。從讐問讐。自匿不肯見。賀身往固請曰。子忍令先師之道終廢乎。讐不得已。乃聽。於是賀薦讐。結髮事師數十年。經精通。臣賀不及。乃詔拜讐博士。而同時蘭陵孟喜。父孟卿。善爲禮春秋。以禮經多。春秋煩雜難治。乃使喜受田王孫易。喜輕脫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以自詡。卽宣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頗耀之。賀笑之曰。田先生乃絕施生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喜。門人蜀趙賓持論巧慧。非古法。云受之喜。欲因以爲名。喜因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又以爲亡。是

或薦爲博士。帝聞喜，改師法，遂不用。蓋漢經重師也。大小夏侯者，東平夏侯勝及兄子建也。初，夏侯都尉事濟南張生，受尚書。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勝，是爲大夏侯。勝傳建，爲小夏侯。勝少孤，好學事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已復事同郡簡卿。又從質歐陽生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又善說禮服，故名。家武帝時，官光祿大夫。昌，邑王嗣立，數出畋，勝以洪範諫，得罪，語具災祥志中。宣帝卽位，以孝武皇帝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立廟樂。羣臣頓首，皆曰：宜如詔書。勝以少府獨議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地之功，然

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爭爲勝懼，勝曰：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爲也。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丞相長史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繫治者踰年，勝霸旣久，繫獄。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歎曰：君信道篤，乃如是。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息。已而帝以地震，釋勝、霸，復官。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帝親信之，嘗入見，出道上語。帝聞而讓

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昔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誦焉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帝謂之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以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嘗從勝受書爲素服五日報師傅之恩夏侯建既事勝及歐陽高又從五經諸儒問他經與尚書相出入者多所采獲牽引以扶其說勝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者也建亦病勝踈略難以應敵卒自顯門爲博士而二夏侯世以經學至大官黃丞相霸爲循吏首自有傳初董仲舒以春秋授蘭陵褚大東平瀛公廣川段仲瀛公守經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

齊孟卿魯眭孟孟授下邳嚴彭祖彭祖治郡高入爲左馮翊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由意脩小禮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何能至宰相乎願少自勉強彭祖正色曰凡通經術當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蓋猶董江都廉直家法云瀛公授瑯琊貢禹禹又受睢孟學後爲御史大夫孟卿授䟽廣廣爲太子太傅廣授瑯琊筦路路御史中丞路授鄢陵孫寶寶大司農各有傳皆原本仲舒云初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爲博士而董仲舒善公羊通五經江公呐於口與仲舒論武帝前論不如仲舒丞相

公孫弘亦本爲公羊是以穀梁不立而魯榮廣皓星公
二人從江公受焉廣高材多通盡師法與公羊大師睢
孟等難數困之由是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頗復受穀
梁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賢少府勝樂
陵侯高三人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當立公羊齊學故
不相說也於是蔡千秋爲郎矣召見說之帝愍其孤學
且絕選郎十人從千秋受學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
博士詔故諫大夫劉向從受之江復死乃徵周慶丁姓
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者積十年明習召五經名儒議
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多是穀梁而穀梁大

顯初燕大傳韓嬰爲韓詩兼通易而燕趙間獨好詩故
傳詩而韓易獨傳其子孫至是涿韓生以詩徵待詔曰
所受易先太傳所傳也嘗受詩不如其易深司隸校尉
蓋寬饒本受易孟喜見韓生而說之而韓易乃行河內
趙生以韓詩授同郡蔡義義以經授昭帝得相者也授
琅邪王吉及同郡食子公云王吉字子陽琅琊阜虞人
少好學明經舉賢良爲昌邑王中尉王賀居國好遊獵
動作無節武帝崩敖縱吉疏諫曰臣聞古者師行日三
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
中心怛兮說者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

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不伐其棠。其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道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露霧，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侵薄。數以爽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網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

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檄之間哉！休則俛仰，誦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臟，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優哉！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隋。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酒脯。其後復放縱，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昭帝崩。

徵賀入典喪吉卽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失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教施政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思惟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願大王敬之事之政事壹聽之垂拱南面而已賀不用其言而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

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惟吉及郎中令遂以數諫得減死元康中召爲諫大夫條政事本務爲書上之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者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

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卽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節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啟

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惟陛下財擇夫夫婦人倫之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差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公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鰲不通古今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

今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古者工不造彫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然也。宜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矣。帝方以吏事綜百官，而吉意尚教化，以爲迂濶，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元帝初與同郡貢禹俱徵，未至道，病卒。遣使者弔祠。禹至爲諫大夫。帝數虛已問以政。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瑯，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徭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

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并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輾轉益甚，臣下相放，衣服履袴刀劍亂於主上。上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而莫自知其非。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爲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

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耶。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禮正。多藏金銀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

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廢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過自上生。皆大臣循故事之辜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可復田。以與貧民。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

女母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苦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又數言。古民亡賦算口錢。不以金錢爲弊。宜反其本。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三之二。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稟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毋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免官削爵。毋仕宦。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買人贅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

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竟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威暴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大穢。

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居官而致富者。爲雄
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
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
賢。守相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
宜除贖罪之法。守相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
夫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乘萬乘之權。因
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
下。易於決流。抑隊。誠深念高祖之功。醇法太宗之治。正
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
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

修節儉之禮。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鮮。則三王
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天子善其忠。頗納用焉。未
幾。以病乞骸。詔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
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
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
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常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
祿生之子。旣已喻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
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彊飭慎
疾。以自輔。後月餘。遷長信少府。尋拜御史大夫。列於三
公。數月卒。賜錢百萬以葬。以其子爲郎。禹於王吉同術。

學友善。又操行同。已朝廷推轂。又同。故世傳王陽結綬。貢禹彈冠。言取合同也。吉少時學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實啖吉。啖之。已知爲東家棗也。立去。婦東家聞婦以細故去。欲伐棗。鄰里共爲請。吉乃還婦。禹初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所責讓。免冠謝。退歎曰。冠一免。安復可冠。遂去官。其同趣如此。吉通五經。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官至御史大夫。駿子崇至大司空。避王莽去位。皆世其學云。王式。東平新桃人。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師。昌邑廢。王陽龔遂諫。皆有書。

使者責問式師何無諫書。式對曰。臣以三百五篇。日夕授王。至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爲王誦之也。至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故無書。得減死歸家。以身辱。不復教授。山陽張長安。東平唐賓。沛褚少孫。嘗事式。至是復詣之。求卒業。式謝曰。聞之師。止此矣。君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其後賓少孫應。博士弟子選。樞衣登堂。容禮甚嚴。試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何師。以式對。諸博士固素問式賢。乃共薦式。詔徵爲博士。旣至。皆注意高仰之。而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意思式語。靳之。式陽醉墮車下。罷酒。遂謝病免歸。

三十一
一系
九之二十二
二一
終於家而薛廣德事式以博士論石渠至御史大夫授
龔舍至泰山守時齊人周堪魯孔霸俱事大夏侯論石
梁經高而光祿大夫蕭望之主平奏於是詔望之爲太
子太傅堪少傅霸太中大夫與中庶子歐陽生地餘俱
授太子經元帝卽位望之堪並尊用領尚書事霸字次孺
孔子十三世孫也謙退薄權勢常稱爵位過泰無德以
堪帝欲致相位霸讓深冰至乃弗相賜爵褒成君夢帝素
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列侯地餘官侍中
至少府病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慎毋受汝
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者可以自成母溷溷爲也及地

餘死少府官屬共送且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
帝欲倚望之堪爲相望之剛直堪公方自遂而帝惑於
讒愬俱中廢自殺郎京生以易見親幸言災異屢效亦
以讒見誅語具帝紀中於是匡孔張禹之倫居高位往
往以孫保自將求容矣京生者頓丘京房君明也事梁
人焦延壽贛受易贛少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
資用令極意成學後得隱士授易別傳學旣成爲郡吏
察廉補小黃令愛養吏民化行縣中以易法候伺先知
姦邪盜賊不得發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令詔
許增秩留因遂卒小黃延壽易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

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授京生。京生處災應特精。而延壽以其不劾。恣不說也。常太息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後竟如其言。

韋丞相賢者。楚傳孟五世孫也。世其家學。爲人質朴。少欲篤於學。以詩教授。兼通禮尚書。稱鄒魯大儒。爲博士。給事中。以授昭帝詩。至丞相。封扶陽侯。時年七十餘矣。相五歲。以老病乞骸。歸。加賜第一區。自武帝用法嚴。丞相多譴死。不則死於位。無致其事去者。丞相致仕。自賢始夢。謚節侯。賢四子。長爲高寢令。早卒。次弘。東海太守。少子玄成。以父任爲郎。好學。脩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

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載送之爲常。其接人。貧賤者无加敬。擢諫大夫。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劇煩。易得過。父以弘當爲嗣。勅令自免。弘懷嫌不去。官。及賢病篤。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家人問賢當後者。賢恚恨不言。於是賢門下生與宗家計。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玄成爲後。賢夢玄成官大河都尉。聞喪。又聞當爲嗣。卽陽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旣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下。丞相御史案驗。士大夫多疑玄成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乘榮於後。今子獨

壞容貌。蒙耻辱。爲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侍郎章亦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而丞相御史遂劾玄成。實不病。奏之。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善。惲誅。免官。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有司劾不敬。削爵。玄成自傷悼。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自企勅補過。會宣帝竒淮陽憲王。欲爲嗣。然念太子起微細。又早失母。不忍也。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召

玄成拜淮陽中尉。元帝竟立遷少府。至御史大夫爲相。復侯故國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因示戒子孫焉。玄成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歿。謚共侯。傳國。至玄孫乃絕。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列三公。至東漢有曾孫彪曰韋卿子。見名臣傳。

匡衡

字稚圭

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

以供資用。事后蒼。通詩禮。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字也。射策甲科。不應令。除太學掌故。補平原文學。言者多上書。衡經明。於世少雙。今就官平原。京師後進生欲從之。無繇。衡不宜

處平原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詩。諸大義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經有師道。可觀。宣帝不甚重儒。未錄也。而元帝爲皇太子。見衡對。大善之。及卽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輔政。聞衡賢。欲薦之。爲名高辟衡議。曹史薦之。帝喜。立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時日蝕地震。帝問政治得失。衡對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道之未得

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尚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䟽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鬪爭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

國史一編 卷之二十二
五十三
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奸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有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責信。而士多從死。陳大夫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

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困乏。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

者大而吏安集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
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
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
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
考制度脩內外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
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
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
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聽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
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
禮讓可興也帝悅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帝好

儒術文辭頗改紀宣帝之政而優游寬容進用猥多又
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
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
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
褒大其功昔者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
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功是以上天歆饗鬼
神佑焉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
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
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之臣未丕揚先帝之盛功
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

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臣聞之。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妄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詩

始國風禮本冠昏。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昏。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陽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得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詩云。于以四方。克定

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矣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帝以爲任公卿遷光祿勳御史大夫已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日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焚焚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

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

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此永永不易之道也臣又聞聖王之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彰人倫蓋欽翼祇稟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儼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詵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宜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爲民之則諸侯正月初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之以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

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臣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已爲司隸校尉王尊所糾劾語見帝紀衡稱病乞骸骨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詔報曰君以道德脩明位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印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君其察焉因賜上尊酒養牛而羣下多籍籍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

雨不時連乞骸讓位久之坐事免終於家衡于日昌為越
人又為三望之崇安郡王提封木三千一百頃南以馬
不寒仍自于劫專成帝為太子時從博士鄭寬中授尚
地次五上元為庶人書軹張禹授論語既即位徵禹寬中並賜爵關內侯拜
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時帝舅大將
軍王鳳輔政專而上謙讓鄉經學敬重師傅於是禹數
稱病乞骸欲以避讓鳳詔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
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何疑而數乞骸骨忽
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領諸事
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

致饗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皇恐復起視事而寬中早
卒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言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
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
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
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尹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
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
子之美質抱商偃之文學儼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
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聖聰出則參冢
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
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位得登司徒有家臣

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帝說。諸予贈甚厚。禹竟以丞相封安昌侯。當是時。褒成君孔霸。少子光。先師孔子世孫。傳家學。尊寵亦至。丞相太師禹光皆謹厚。通經術。光質儉。禹內多奢淫。弟子彭宣。恭儉有法度。而戴崇愷悌多智。禹心親愛崇。而敬宣。崇每候乃責師。宜置酒設樂。禹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伶管絃間作。極樂乃罷。而宣來見。便坐講經義。日宴設食。不過豆肉卮酒。未嘗至後堂。及二人各聞知。各自得也。後禹阿王氏言災異。陰為王氏地。光為莽尊禮。皆持祿保位。為容容。被阿諛。

之譏。史固曰。其緼籍可也。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而彭宣起博士。至大司空。會哀帝崩。新莽得政。以

眊老乞骸。失莽意。冊免。

張禹。朝人也。與瑯琊魯伯事。施雙生。學易。從瑯琊王陽。膠東庸。

生。受論語。而光事年。卿生受夏侯書。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坐議不合。自免。歸教授。成帝初。舉博士。選三科高第。領尚書。至光祿勳。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天子有問。據經瀆。以心所安對。不希指苟合。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莫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大罪也。有薦舉。唯恐人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何木也。嘿不應。更亂。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傳子。以經行。自著。不結黨友。養游說。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為御史大夫。丞相方進。夢召拜相。已刻侯印。書。贊帝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即位。褒賞大臣。益封千戶。然光自宣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以議築北宮。居傳太后。忤太后意。又論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為傾邪。當免歸。銷。姦萌。太后意重忤。

及六后謀稱尊又與司空丹持不可於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毀諸光策免光還里日杜門自守博代相數月坐事自殺平當相數月薨王嘉相數諫爭獄死歲閏三和議者皆以為不及光帝由是忌之會傅太后崩徵諸公車問日能事光對日日象陽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道或疆侵蔽陽明則日能應之書曰敬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六中之道則咎徵存臻六極屢降其傳日是謂皇之不極時則日月亂行謂流弱則惡甚乃薄蝕也又六淫之作於歲之朝日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聽明苟無其事變不慮主書日惟先格王王侯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日天右與王者故災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致又日畏天之威于時侯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勤心虛已廷見羣臣求其故然後務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拔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書奏賜束帛

拜光祿大夫無何復丞相博山侯明年定三公官更為大司徒會哀帝崩平帝以中山王徵即位幼太后稱制委政大司馬莽莽怨丁傅董賢之黨以光舊相各儒天下所眾信太后敬之乃備禮事光而以太后指風光左右之莽雖日盛光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徙為帝太傅位四輔明年從太師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莽益僭橫憂懼不知所出因稱疾辭位太后詔日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号四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後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闕焉書日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母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後歸第官屬按職如故光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薨賜乘輿秘器諫大夫謁者持節護喪博士護行禮公卿百官會弔葬載以乘輿輕輶又副各一乘道路皆舉哀以過喪將作穿復土甲卒五百人謚簡烈侯

元成間經傳彌盛尚書有濟南林尊長賓事歐陽高受伏生尚書以授平陵平當當授九江朱普渤海鮑宣匡丞相詩授瑯琊伏理東武師丹東海

孟卿事瑕丘蕭奮傳徐生禮授后蒼蒼說禮至數萬言。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德信都太傅曰大戴聖九江守曰小戴者也。普東平太傅今大小戴記具存。而小戴所傳記學官以爲經。易諸家互異。東萊費直長翁長卦筮治易無章句。獨以彖象繫辭十篇解說上下經。於易最雅正。傳瑯琊王璜沛人高相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無章句。專陰陽災異。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康。由是易有費高之學。趙人貫公事梁太傅賈誼治左氏爲河間獻王博士。貫公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而劉歆從

咸方進。受左氏特精。於是天子立大小戴禮。立京氏易。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以罔羅遺失。兼存異義焉。史固曰是在其中矣。平丞相當字子思起博士論義通明。給事中災異言得失。指意於蕭望之匡衡同議。太上皇園不當罷。與劉歆同行。流民幽州。還言渤海鹽池可勿禁。以救民急。奏舉二千石。勞來有恩。意者爲奉使最。至光祿勳。以議傳太后姊子淳于長。不當封。左遷鉅鹿太守。以經明禹貢爲騎都尉。行河隄。哀帝立以前。守正忤傳氏。徵光祿大夫。至丞相。以冬月非時。未行封。春。召受封。當病不應召。或謂當君不可強起。受侯印。遺

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業以素餐。負重責矣。起受印。還卧疾死。死有餘責。竟不起。月餘卒。子晏以明經。竟至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孫寶字子嚴。鄆陵人。以明經為郡史。御史大夫張忠辟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侍。寶自劾去。忠固還之。而心內不平。久之。置主簿。寶徙舍祭竈。請比鄰。甚懽。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之。曰。前大夫為君。除大舍。受經。君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其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經。而移寶

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訕。身訕何傷。且不遭世者。無不可為。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行。宜備近臣。遷議郎。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到部。親入山谷。宣恩意。諭羣盜。非本造意。渠率得悔過。自出。遣歸田。因自劾。矯制。并奏。廣漢守扈商不任職。階亂。商徵下獄。有奧援。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復拜冀州刺史。發帝舅。紅陽侯。立姦。立坐廢。徵為京兆尹。政清。京兆人。侯文。素剛直。不肯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與為布衣交。日設酒食。見妻子。文求署曹。謝讓。乃聽。進見禮如賓。既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寶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椽部渠有其人乎。文叩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

也。文曰：霸陵社稷，季實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實默然。釋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善。實前與車騎將軍及紅陽侯有郤，自危。淳于長方貴幸，請結交許之。始視事，長以釋季託實，窮無以應。文怪實氣索，知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取釋季，當且闔閭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卽度釋季而譴之，專家口謹，終身自墮。實曰：敬受教。釋季耳目長聞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鋤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釋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願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卽不更心。但更門戶適取福耳。哀帝時爲司隸中釋季自是不敢犯法，實亦竟歲無譴。

山太后獄起爲衆庶所寃，寶奏請覆治，坐下獄尋理尚書。崇免語具帝紀中。平帝立，王莽白徵爲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歸莽功德，宜告祠宗廟，持不可。語見帝紀莽深心疾之，會遣吏迎母。

道病，留所生子家，獨遣妻子來爲司直。陳崇所紮，下卽訊。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以寶孫伉爲諸長。

論曰：余讀匡丞相治性正家，戒妃匹勸學，疏以爲古經誥之遺也。深美矣。讀王司隸舉劾章曰：是或一道也。而難爲行，令得行。蕭太傅京生不先之乎？乃論者以張孔容容疵明經，無當於事行。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孫寶侃侃道義，自將鮑司隸及楚兩龔，夫非經師耶？抗義守死，不汗撓，何也。大都西漢士務經術，術以從政立身。雖性習人殊，均之有意於古學云。

函史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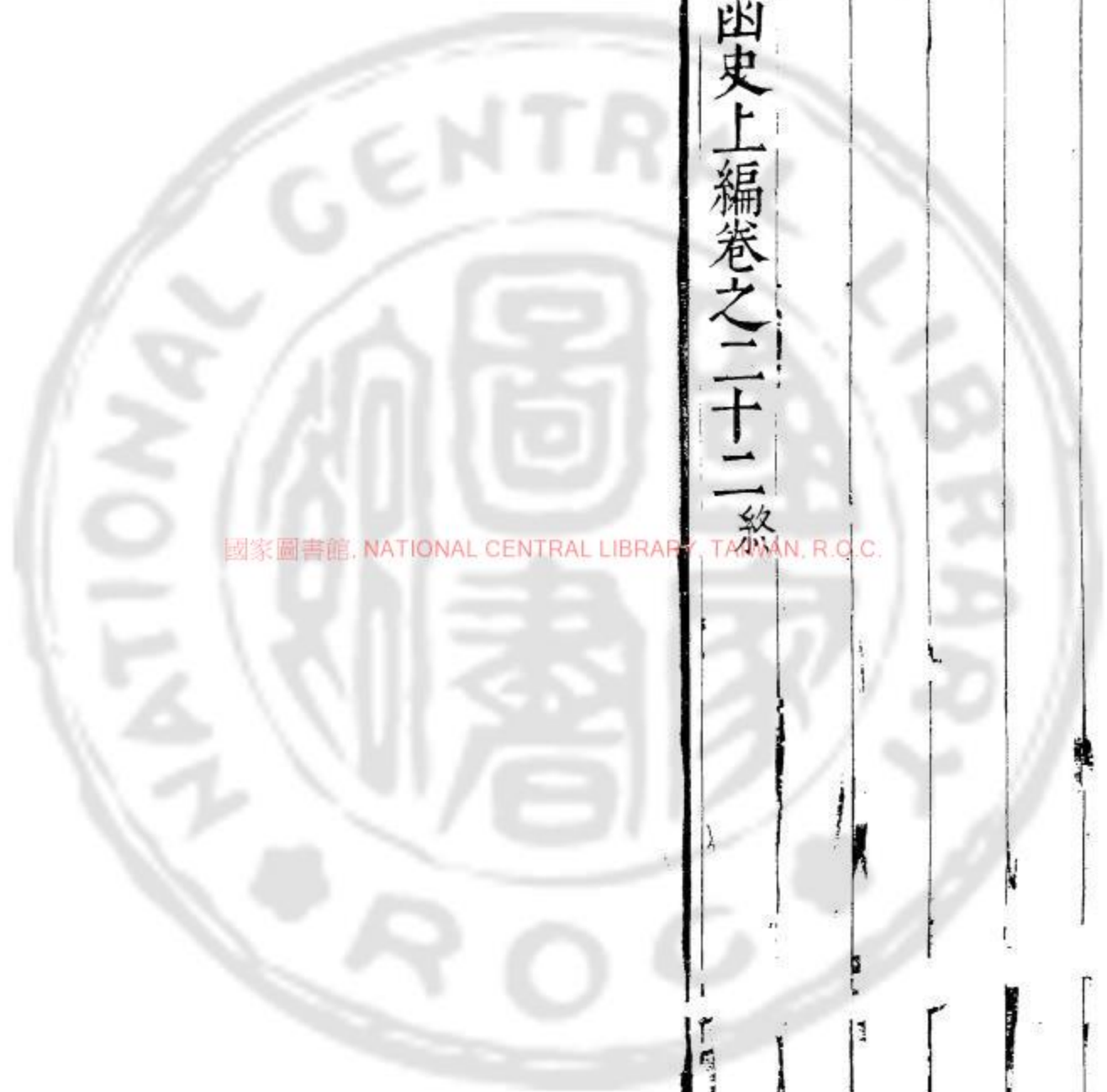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二

三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二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三

盱郡鄧元錫纂

東漢經學行義傳

世祖中興敦好儒術未下車疇咨先焉四方學士避世亂遁逃林藪者皆抱負墳策雲集于京師既正位尊顯名碩登之公府次總尚書而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領焉當是時濟南伏生後有伏司徒湛湛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者也湛性孝友傳父業教授數百人雖倉卒造次必依於文德既在位恒引上於天顯人倫古懷遠寧邇之道富平侯安世後有張

司空純通禮學。爲帝定郊社禘祫之禮。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爲。辟掾史。皆名儒。歐陽司徒歛。則先漢所稱千乘。歐陽生後也。八世爲博士。而歛謙恭好禮讓。事更始。爲原武令。原武政脩。世祖徇河北。見之。遷河南都尉。卽位。以爲河南尹。封被陽侯。爲汝南太守。推用賢俊。稱異迹。九歲。入爲司徒。坐汝南度田不實。論死。諸生守闕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自繫求代死。而歛已瘦死獄中。於是掾陳元上書追理。言切。至賜印綬。贈賻焉。時臨濟年長。陳留陳弇。沛國桓榮。亦受歐陽尚書榮。字養卿明帝所師尊桓先生也。少事博

士九江朱普。貧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普卒。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天下亂。將弟子抱經書匿山中。饑困不能存。而講論不輟。建武中。年六十餘矣。始辟大司徒。史詔選明經。豫章何陽授太子經。帝從容問若本師誰也。對曰。臣師沛國桓榮。帝卽召榮。問尚書。大善之。曰。得生幾晚。拜議郎。授皇太子經。每朝會。令於公卿前敷奏經義。尋以爲博士。駕幸太學。會諸儒論難於前。榮溫恭有緼籍。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帝愈益賢之。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嘗賜竒果。諸儒皆懷之。榮獨手捧拜賜。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宫。親焉。

進少傳。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之曰。今日所蒙。稽

古之力也。顯宗臨雍。尊以殊禮。具學校經籍志中。子郁敦厚

篤學。傳父業。父卒。襲爵。以讓兄子汎。不許。初。榮受朱普

帝以郁先師子。親厚之。復使授皇太子經。學章句四十萬言。辭浮長。約為十三萬言。郁刪定為十

二萬言。由是書有桓君太常章句。郁中子焉。馬孫典。皆世其家學。而長于普

並曰。于鸞及魯。孫彬。並知名。劉昆。字桓。陳留東昏人。少習容禮。已從

沛人戴賓受施易。王莽世。以布衣教授弟子。恒五百餘

人。每春秋饗射。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射兔首。

如儀觀者如堵。墻守宰率屬吏造焉。王莽聞而惡之。以

為昆。梁孝王胤聚徒衆行大禮。有僭上心也。並家屬繫

治。會莽敗。乃免。於是避地河西。樓負犢山中。建武初。舉

孝廉。不行。逃之江陵。詔即拜江陵令。縣數多火。灾火作

昆向之拜。輒降雨。反風累遷弘農太守。郡多虎。行旅不

通。昆政先仁化。三年。虎負子渡河。帝聞異之。徵為光祿

勳。召見。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

何脩而致是也。昆頓首曰。偶然耳。左右竊笑其質訥。帝

太息曰。長者之言也。命史書諸策。詔授太子諸王小侯

經。無何。請老。賜洛陽第宅。以千石祿終其身。子軼傳業。

官宗正。遂世掌宗正焉。當是時。傳孟氏易者。稱南陽洼

丹。子王廣漢。任安定。祖丹學義研深。避莽世。不仕。事允

自巳上編 卷之二十三 一

武至大鴻臚安晚出兼數經有行辟舉皆不就時人爲之語曰居今行古任定祖而爲梁丘易者稱代郡范升鄆陵張興爲京氏易者稱汝南戴憑升字辨少爲莽司空王邑史邑以莽命擊匈奴升說邑以天下有近憂無爲事遠邑不能用引疾去又不聽使詣上黨因留不復還光武聞升經明徵爲博士升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守呂羌俱脩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臣不及也而不以時退與恭並立知羌學又不能引達誠慙負無以立於世夫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而待升加厚有大義時訪

焉

後升爲所出妻告坐繫論死京兆楊政從升學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旁草間駕且至持箭叩頭白升寬且曰升三娶僅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不退旋頭刃之傷胸又不退而號帝爲感則下尺一出升詔興舉孝廉精經術弟子自遠至者理官曰乞楊生師

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憑舉明經爲郎會詔公卿上殿論經義憑說多善拜侍中延見問得失曰侍中當匡輔朕無所隱憑對曰陛下嚴帝曰何嚴憑曰前太尉西曹掾蔣遵忠孝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愬而錮之嚴已帝怒罵曰汝南子欲爲黨乎憑出卽自繫廷尉詔勅令出召入憑謝曰臣有狂瞽之言而不能以尸伏諫無蹇諤之節偷生苟活誠慙誠負帝爲勅尚書理遵正月朝

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義不通奪席。益通者憑重五十餘席。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蓋建武中孟易最盛。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後馬融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傳。於是費氏興而京孟氏易遂微。杜林扶風茂陵人。少好學。沈深。家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學。林從學。學益洽。多聞稱通儒。王莽末。避地河西。道逢賊欲殺之。林仰面願一言而死。賊曰：何言。林曰：將軍不知有天神乎。莽自兵衆百萬。所遇殘滅不道。卒以破亡。今將軍以數千之衆不行仁恩。而反遭覆車之轍。不畏人。獨不畏天神乎。賊心動得釋。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以爲持書平辭。疆之不可囂。意甚望然。外示優容。出令曰：杜伯山。天子不

能臣。諸侯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通順。所志建武初。弟成物故。力請持喪歸。囂大恨。陽許遣。而陰令刺客於道遮殺之。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行千里。感歎不忍害。比至。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帝大悅。賜車馬衣被。羣僚莫敢望。河南鄭興事劉歆。東海衛宏事九江謝曼卿。曼卿傳毛詩。作詩序。善風雅之旨者也。林遇興。欣然曰：林得君。諸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果闇然服。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寶愛之。雖遭艱困。常抱以自隨。及是。乃出示。興等曰：流離兵亂。常恐斯文將絕。何意復傳。是道竟不墮於地也。

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於是古文遂行。林
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周宓敬
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引進。至大司空博雅多
通。稱任職焉。王良東海蘭陵人。少好學。王莽時。寢疾
不仕。以尚書教授。建武中。起家拜諫大夫。數納忠。進止
以禮。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史
鮑恢以事至東海。過候其家。良妻被布裙。曳柴。從田中
歸。恢以爲婢。使告之。曰。我司徒史也。來受書。欲見夫人。
妻曰。妾是也。苦椽無言。恢驚起。拜歎息而去。良後以病
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行。過其友。友人不肯見。

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
後連徵。及以玄纁聘。終不就。

高詡。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爲上谷
太守。父容。傳業。至光祿大夫。詡少以信行清操知名。王
莽篡。父子並稱盲。不仕。建武中。官大司農。曲阿包咸。習
魯詩論語。王莽末。爲赤眉所得。止之十餘日。晨夜誦讀。
自若。賊異而遣之。居東海。立精舍。講授。建武中。以郎授
皇太子論語。顯宗踐位。遷大鴻臚。進見。賜几杖。入屏不
趨。贊事不名。經傳疑。輒遣小黃門就問。不召也。以咸素
清苦。常特賜賚。增常祿。悉以給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

臨視卒。時任城魏應東武伏恭亦爲魯詩。皆以經行稱。大師受業著錄者數千人。應騎都尉恭。司徒湛兄子也。司徒弟黯。明齊詩。官光祿勳。無子。以恭後。恭少傳業。爲劇令。廉公有惠政。舉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守。興學明教。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臨雍禮行。拜司空。在位九年而老。肅宗行饗禮。爲三老年九十。卒。任末。蜀繁人。習齊詩。奔師喪。道卒。勅兄子曰。必致我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而梓潼景鸞。治齊詩。兼受施易。作易說詩解。兼取河洛圖緯。以類相從。又撰禮內外記。曰禮畧。州郡交辟。不就卒。杜撫。犍爲武陽人。從薛

漢受韓詩。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而壽春。召馴。閬中楊仁。皆習韓氏詩。馴有志義。鄉里稱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仁經中博士。以年不應科。讓選。顯宗詔補北宮衛士。引見。問當世務。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拜什方令。寬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受學。由是義學大興。墾田數千頃。辟司徒袁虞府。府掾有不法者。終不與交言同席。人畏其介。爲閬中令。卒於官。當是時。山陽丁恭。子然。北海周澤。穉都。緱氏孫堪。子穉。俱受公羊春秋。恭義學精深。堪澤俱清白節介。恭侍中。祭酒。澤太常卿。堪光祿勳。恭授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

左中郎將鐘興興以授皇太子諸王。封關內侯。引拜興前謝曰。臣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諸王。明先聖之道。非功而何。對曰。臣經受之師。丁恭。臣適傳誦耳。於是帝嘉興不背本。詔封恭。興固辭爵。卒官。其時爲嚴氏學者。安丘甄宇。南昌程曾。河內張玄之倫。承宮。瑯琊姑幕人。少孤。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聽之。悅焉。遂請留。爲諸生拾薪。執爨。勤學不倦。已事丁恭。經旣通。以教授。遭天下亂。避地漢中。已與妻子之蒙山。種黍自食。將熟。人有認之者。不較。推與之而去。三府更辟。皆不應。駕臨雍。召拜博士。

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論議端慤。朝廷憚其節。鄭興。河南開封人。受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周官長於曆數。積精深思。同學皆師尊之。隗囂禮請不爲。屈數爲言。尊上順天之意。及囂遣子恂入侍。興求從歸葬。囂不聽。而徙興舍。增禮秩。興入見。曰。興聞事親之道。生事葬祭。必以禮也。今爲父母求葬。而以增秩留。則是以親餌也。將焉用之。囂曰。君薄囂爲不足留耶。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翼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興從事者也。因將軍求進。何渠不達。豈謂薄哉。獨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囂曰。幸甚。乃爲裝而遣之。至洛。

侍御史杜林爲上言。興執義堅固。敦說詩書。好古博物。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察。乃徵爲太中大夫。以日食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其頗有關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不可不慎。昔者堯知鯀之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

卻縠。皆不私其私。而一於擇人。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天官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之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食。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丁寧甲戒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垂意洪範。留思柔克之政。時帝尚嚴察。而頗私南陽故人。故興奏及之。興數言政

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識不見任而東漢言左氏者多祖興 賈逵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周官從謝曼卿受毛詩從塗暉受古文尚書稱多通遠愷悌多智倣儻有大節傳父業尤明左氏為解詁五十一篇闡駁疑義顯宗重其書錄藏秘館而逵自擿其關君臣父子紀綱正法足著明勸戒者三十事條奏之而傳之於識肅宗嘉之賜布五百匹和帝時為侍中甚見信用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經行詔徵用焉然不脩小節頗為世所譏均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直不敢違也郁仁孝隱處山澤為陳元字長孫蒼梧廣

信人父欽為左氏名家元傳業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尚書令韓歆疏請立左氏博士博士升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於臨朝廷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於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行事之實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竹帛餘文其為雷同所排固其宜也臣元竊見范升等所奏議左氏春秋不可立凡四十五事

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置左氏博士。後主所宜因。臣竊以為過矣。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殷周公不當營洛。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太子毋得受穀梁。而孝宣皇帝為石渠論。穀梁遂興。此明聖不相因之效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方今干戈少戢。垂思聖執。願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先聖之積結。汰學者之累惑。垂於萬世。天下

幸甚。臣元愚鄙。如得以褐衣名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升條十餘事。難元終莫能難。乃詔立左氏。時天子頗以吏事課責三公。有阿意言。請得以司隸校尉督察三公者。元上書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百官總已。聽於冢宰。此不易之道也。近者王莽擅操國柄。遂竊神器。以天下況已。不信羣臣。至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徼訐為直。至今陪僕告其君長。子弟